

聊齋志異





## 重印文學古籍緣起

一、目前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文化建設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重要一環。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基本原則是：社會主義的內容，民族的形式。我們要建設新的社會主義文化，就必須批判地繼承自己民族的文化遺產。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建設也無例外。

二、重印文學古籍就是基於上述這個認識進行的。其目的在於供給古典文學愛好者、文藝工作者、高中以上學校文學教育工作者和古典文學研究工作者以閱讀、參考和研究的便利；為整理與繼承文學遺產準備條件；使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因獲得更豐富的營養而迅速成長起來。

三、重印文學古籍的工作，和為普及古典文學而着重於編選、注釋

和批判的整理工作有所不同。重印工作只着重於書籍的選擇、版本的審定、斷句和校勘等的加工，對於原文，一般不作任何刪改。

四、重印文學古籍的範圍，以『五四』以前的著作爲限，已經出版的現代人所編選和校注的古人著作，確於研習古典文學有幫助者，亦可選擇重印。

文學古籍選擇的標準有三：（一）流傳最廣而爲世人所熟知的優秀作家的專集或別集，優秀的選集或總集；（二）能代表一時代文學的特色和流派，能反映一時代的社會面貌與人民生活的各種著作；（三）具有參考、研究價值，而流傳極少的孤本和珍本。

五、版本的選擇也有三個標準：（一）校注簡明、扼要而能解決疑難者；（二）歷來讀者都認爲校注精確者；（三）校注廣徵博引而有參考價值者。有多種注本的重要古籍，還擬選擇其較好者數種同時印行，

以資參證。沒有注本的，就根據最早的刻本或精刻本重印。

六、重印的專集、別集和選集、總集，其內容不免有重複之處。因從專集、別集可以看出各個作家的特色及其成就，而從選集、總集亦可窺見某一時代文學的主潮或某種文體的流變，兩者各有一定的意義，不應有所偏廢。但宋、元以來，個人別集在文學上的地位，因話本、戲曲、小說等盛行而相對地減低，故以後者為刊印重點，並將儘量按時代或類別編為各種叢書。

七、重印各書將酌附校勘記，並選擇比較好的作家傳記、年譜、評介文章等作為附冊印行。

八、刊行辦法以排印為主，亦可採用影印（以孤本珍本為限），舊紙型之已斷句者，也將選擇利用。各書格式儘可能求其一致；專供圖書館和專家用的影印本擬用線裝；純屬研究性質的書籍，不廣泛發行。

九、刊行文學古籍工作，本社極少經驗，調查研究及各項準備工作又非常不夠，工作中的缺點一定很多，希望讀者和專家們隨時指教，使這項工作得以逐步改進，達到較為完善的地步。

文學古籍刊行社 一九五五年一月

聊齋志異



聖賢為師

## 出版說明

蒲松齡的聊齋志異，是中國筆記小說中最受廣大讀者歡迎的。作者自認這部書是一部「孤憤之書」，可見作者原意並不是只在談狐說鬼。

聊齋志異在沒有刻本以前，曾有許多鈔本流傳，現在影印的是蒲氏手稿本。這是一九四八年東北的西豐解放後，檢查土地改革工作時在一貧農家中發現的。可惜這部稿本已亡佚了一部分，現存的除三篇序文外，尚有二百三十七篇（重豬婆龍一篇，木雕美人篇有文無題），計四百頁，當是原稿的半部。其中有二十八篇是通行本所沒有的，此二十八篇中除鬼哭、絳妃、牛同人三篇是各種印本都沒有的以外，其餘各篇分見於聊齋志異拾遺、聊齋志異遺稿、聊齋志異逸編三書中。本書書眉和行間的評語及朱墨圈點，不知是甚麼人加的，今仍保留，只是書眉上的評語在重裝的時候，有的地方被誤截去了一二字不等。已佚的半部原稿尚未發現，今存的半部也多有殘闕。為使讀者便於閱讀起見，特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乾隆間鈔本和王利器同志藏青柯亭刻本補錄有關篇章，做為附冊出版。

稿本有的沒有目錄，不能完全確定它的原來分卷次第，現在的分卷，是儘可能按它前後文連貫情況加以編訂，實在無法確定次第的就參照鈔本和青柯亭本目次加以編列，但基本上是保留了稿本的本來面目；為了便於翻檢，在書前還增添了目錄，並於題下注明見於某書或某卷，以備參考。

書前的蒲松齡畫像，是據山東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最近蒐求到的原畫像影印的，畫像上並有蒲松齡的題字，從這個題字和書中的字跡對照，進一步證明這部稿本確是手稿。

文學古籍刊行社編輯部

一九五五年八月

... 卷之... 第... 頁...

... 卷之... 第... 頁...

... 卷之... 第... 頁...

... 卷之... 第... 頁...

... 卷之... 第... 頁...

... 卷之... 第... 頁...

... 卷之... 第... 頁...

... 卷之... 第... 頁...

... 卷之... 第... 頁...



蒲松齡

修年七十有四

萬年餘日此何事

而猶已曰頭

萬年餘日此何事

而猶已曰頭

萬年餘日此何事

而猶已曰頭

萬年餘日此何事

而猶已曰頭

萬年餘日此何事

而猶已曰頭

萬年餘日此何事

而猶已曰頭

萬年餘日此何事

而猶已曰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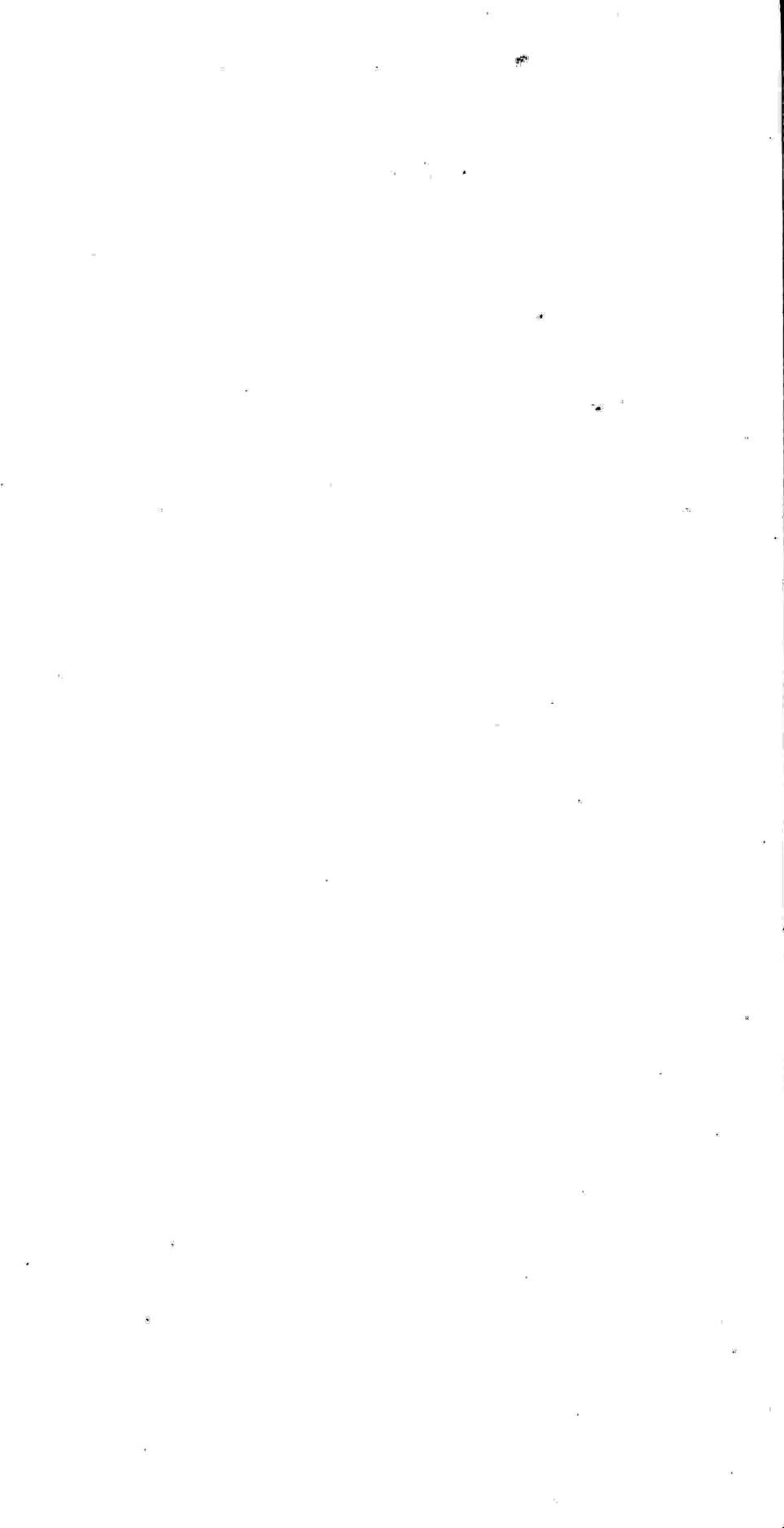
萬年餘日此何事

而猶已曰頭

萬年餘日此何事

而猶已曰頭

蒲松齡像  
(朱湘麟繪)





# 聊齋志異目錄

題目下所加的卷第篇次，都是以通行的呂湛恩注本爲準，凡通行本所沒有的，則注明見於某書，以便讀者檢閱。

## 第一冊

序（卷首）

聊齋志異序（卷首）

聊齋自誌（卷首）

考城隍（第一卷第一篇）

耳中人（第十五卷第四十二篇）

尸變（第十三卷第七篇）

噴水（第十三卷第八篇）

瞳人語（第一卷第二篇）

畫壁（第一卷第三篇）

山魃 (第十三卷第九篇)

咬鬼 (第十五卷第四十三篇)

捉狐 (第十五卷第四十四篇)

竅中怪 (第十三卷第十篇)

宅妖 (第十五卷第五十一篇)

王六郎 (第十三卷第十一篇)

偷桃 (第十三卷第一篇)

種梨 (第一卷第四篇)

勞山道士 (第一卷第五篇)

長清僧 (第一卷第六篇)

蛇人 (第十三卷第十二篇)

斫蟒 (第十五卷第四十五篇)

犬姦 (見鈔本、拾遺、遺稿、逸編)

雹神 (第十三卷第十三篇)

狐嫁女 (第一卷第七篇)

嬌娜 (第一卷第八篇)

僧孽 (第十三卷第十四篇)

妖術 (第一卷第九篇)

野狗 (第十五卷第四十六篇)

三生 (第十三卷第十五篇)

狐入瓶 (第十五卷第四十七篇)

鬼哭 (見鈔本)

真定女 (第十五卷第四十九篇)

焦螟 (第十五卷第五十篇)

葉生 (第一卷第十篇)

四十千 (第十三卷第十八篇)

成仙 (第一卷第十一篇)

新郎 (第八卷第十二篇)

靈官 (第十五卷第五十二篇)

王蘭 (第十三卷第三篇)

鷹虎神 (第十四卷第四十一篇)

王成 (第一卷第十二篇)

青鳳 (第一卷第十三篇)

畫皮 (第一卷第十四篇)

賈兒 (第一卷第十五篇)

蛇癖 (見鈔本、拾遺、遺稿、逸編)

金世成 (或名金頭陀。見鈔本、拾遺、遺稿、逸編)

董生 (第一卷第十六篇)

鮫石 (第十四卷第四十二篇)

廟鬼 (第十四卷第四十三篇)

陸判 (第一卷第十七篇)

嬰寧 (第二卷第一篇)

聶小倩 (第二卷第二篇)

義鼠 (第十三卷第十六篇)

地震 (第十四卷第四十四篇)

海公子 (第十三卷第四篇)

丁前溪 (第十三卷第五篇)

海大魚 (見逸編)

張老相公 (第十四卷第四十五篇)

水莽草 (第二卷第三篇)

造畜 (第十四卷第四十六篇)

鳳陽士人 (第二卷第四篇)

耿十八 (第十三卷第十六篇)

珠兒 (第二卷第五篇)

小官人 (第二卷第六篇)

胡四姐 (第二卷第七篇)

祝翁 (第二卷第八篇)

猪婆龍 (見鈔本、拾遺、遺稿、逸編)

## 第二冊



劉海石 (第六卷第一篇)

諭鬼 (見鈔本、拾遺)

泥鬼 (第十四卷第十五篇)

夢別 (第十四卷第十六篇)

犬燈 (第六卷第二篇)

番僧 (第三卷第十八篇)

狐妾 (第六卷第八篇)

雷曹 (第六卷第九篇)

賭符 (第六卷第十篇)

阿霞 (第六卷第十一篇)

李司鑑 (第三卷第十九篇)

五殺大夫 (第十四卷第十九篇)

毛狐 (第六卷第十二篇)

翩翩 (第七卷第一篇)

黑獸 (第十四卷第二十篇)

余德 (第七卷第十五篇)

楊千總 (見鈔本、遺稿、逸編)

瓜異 (見鈔本、遺稿、逸編)

青梅 (第六卷第十三篇)

羅刹海市 (第六卷第十五篇)

田七郎 (第六卷第十四篇)

產龍 (見鈔本、遺稿)

保住 (第三卷第二十篇)

猪婆龍 (重、見第一冊末篇)

公孫九娘 (第六卷第十六篇)

促織 (第七卷第二篇)

柳秀才 (第十四卷第二十三篇)

水灾 (第三卷第二十一篇)

諸城某甲 (第三卷第二十二篇)

庫官 (第十四卷第三十六篇)

艷都御史 (第十四卷第二十一篇)

龍無目 (見鈔本、遺稿、逸編)

狐諧 (第五卷第一篇)

兩錢 (第十四卷第二篇)

妾擊賊 (第十四卷第四篇)

驅怪 (第十三卷第三十六篇)

姊妹易嫁 (第三卷第十七篇)

續黃梁 (第五卷第二篇)

龍取水 (見鈔本、拾遺、遺稿、逸編)

小獵犬 (第五卷第三篇)

碁鬼 (第十四卷第五十八篇)

辛十四娘 (第五卷第四篇)

白蓮教 (第五卷第十六篇)

雙燈 (第十四卷第三篇)

捉鬼射狐 (第十四卷第五篇)

又 (第十三卷第二十五篇。鈔本、刻本均名寔價債)

頭滾 (第十四卷第五十九篇)

鬼作筵 (第十四卷第六篇)

胡四相公 (第五卷第六篇)

念秧 (第十五卷第一篇)

蛙曲 (第二卷第十八篇)

鼠戲 (第二卷第十九篇)

泥書生 (第十三卷第二十四篇)

土地夫人 (或名女鬼。見鈔本、拾遺、遺稿)

濟南道人 (第十四卷第八篇。鈔本、刻本均名寒月芙蓉)

陽武侯 (第十四卷第九篇)

酒狂 (第十四卷第十篇)

趙城虎 (第二卷第二十篇)

螳螂捕蛇 (或名螳螂。見鈔本、拾遺、遺稿)

武技 (第十四卷第十一篇)

小人 (第二卷第二十一篇。手稿本題著書眉上)

秦生 (第十三卷第三十七篇)

### 第三冊

鷓頭 (第七卷第十四篇)

酒蟲 (第十四卷第三十八篇)

木雕美人 (第九卷第十六篇。原稿無題，今據通行本補。)

封三娘 (第八卷第一篇)

狐夢 (第八卷第二篇)

布客 (第十五卷第四篇)

農人 (第十五卷第五篇)

章阿端 (第八卷第三篇)

罇飢媪 (見鈔本、拾遺、遺稿)

金永年 (第九卷第十七篇)

花姑子 (第八卷第四篇)



武孝廉 (第十五卷第二篇)

西湖主 (第八卷第五篇)

孝子 (第九卷第十八篇)

獅子 (第九卷第十九篇)

閻王 (第十五卷第三篇)

土偶 (第十五卷第七篇)

長治女子 (第十五卷第六篇)

義犬 (第十四卷第三十九篇)

鄱陽神 (第十卷第十五篇)

伍秋月 (第八卷第十六篇)

蓮花公主 (第八卷第七篇)

綠衣女 (第八卷第八篇)

黎氏 (第十五卷第八篇)

荷花三娘子 (第八卷第九篇)

罵鴨 (第十三卷第四十篇)

柳氏子 (第十五卷第九篇)

上仙 (第十五卷第十篇)

侯靜山 (第十五卷第十一篇)

錢流 (第十卷第十六篇)

郭生 (第十五卷第十二篇)

金生色 (第八卷第十篇)

彭海秋 (第八卷第十一篇)

堪輿 (第十六卷第五篇)

竇氏 (第十六卷第六篇)

梁彥 (第二卷第二十二篇)

龍肉 (第十四卷第六十一篇)

魁星 (見鈔本、拾遺、遺稿、逸編)

馬介甫 (第十卷第七篇)

潞令 (第十五卷第二十六篇)

庫將軍 (第十一卷第二十一篇)

絳妃 (見鈔本)

河間生 (第十五卷第二十七篇)

雲翠仙 (第十卷第八篇)

跳神 (第十一卷第十七篇)

鐵布衫法 (第十一卷第十八篇)

大力將軍 (第五卷第十六篇)

白蓮教 (見鈔本、拾遺、遺稿)

顏氏 (第十卷第九篇)

杜翁 (第十五卷第二十八篇)

小謝 (第十卷第十篇)

縊鬼 (見鈔本、拾遺、遺稿)

吳門畫工 (見鈔本、遺稿、逸編)

林氏 (第十五卷第二十九篇)

胡大姑 (第十五卷第三十一篇)

細侯 (第十六卷第一篇)

狼三則 (第十五卷第三十二篇)

美人首 (第十一卷第十九篇)

劉亮采 (第十六卷第七篇)

蕙芳 (第十卷第十一篇)

山神 (第十一卷第二十篇)

蕭七 (第十卷第十二篇)

亂離二則 (見鈔本、遺稿、逸編)

豢蛇 (第十二卷第十五篇)

雷公 (見鈔本、拾遺、遺稿、逸編)

菱角 (第十一卷第一篇)

餓鬼 (第十六卷第八篇)

考弊司 (第十六卷第九篇)

閻羅 (見鈔本。與通行本第十四卷第七篇不同)

雲蘿公主 (第九卷第一篇)

鳥語 (第十卷第二十二篇)

天宮 (第九卷第九篇)

喬女 (第十卷第六篇)

蛤 (見鈔本、遺稿、逸編)

劉夫人 (第九卷第十一篇)

陵縣狐 (見鈔本、遺稿、逸編)

王貨郎 (第十六卷第四篇)

罷龍 (見鈔本、逸編)

真生 (第十六卷第二篇)

布商 (第十一卷第十五篇)

彭二掙 (第十一卷第十六篇)

何仙 (第十五卷第二十五篇)

牛同人 (原稿殘，鈔本、刻本、輯佚本俱無此篇。據原目和正文參較，補錄此篇名。)

神女 (第九卷第十二篇)

湘裙 (第九卷第十三篇)

三生 (第十卷第二篇)

長亭 (第十卷第三篇)

席方平 (第十卷第四篇)

素秋 (第十卷第五篇)

賈奉雉 (第十卷第一篇)

臙脂 (第十四卷第一篇)

阿纖 (第四卷第一篇)

瑞雲 (第四卷第二篇)

仇大娘 (第五卷第七篇)

曹操塚 (第十三卷第三十九篇)

龍飛相公 (第四卷第三篇)

珊瑚 (第四卷第四篇)

五通 (第四卷第五篇)

又 (第四卷第五篇附則)

申氏 (第四卷第十六篇)

恒娘 (第四卷第七篇)

葛巾 (第四卷第八篇)

黃英 (第四卷第九篇)

書痴 (第四卷第十篇)

齊天大聖 (第四卷第十一篇)

青蛙神 (第四卷第十二篇)

又 (鈔本作青蛙神之附則，刻本、輯佚本俱無此篇)

任秀 (第二卷第十三篇)

馮木匠 (第十三卷第三十二篇)

晚霞 (第四卷第十三篇)

白秋練 (第四卷第十四篇)

五形 (Wuxing)

五行 (Wuxing)

五音 (Wuyin)

五色 (Wuse)

五味 (Wuwai)

五德 (Wude)

五事 (Wushu)

五刑 (Wuxing)

五帝 (Wudi)

五帝 (Wudi)

五帝 (Wudi)



序

志而曰異明其不同於常也然而聖人  
笑夫聖人之言雖多主於人事而吾謂  
肯之則謂異之為義即易之冒道無  
禮為害人君子笑而步降而在帝左右  
者何耶神禹創鑄九鼎而上海一徑復  
爭子虛烏有之賦心而預為公道揚鑿  
葉迷山目所不見率以仲尼不語為辭不  
信之証也

信之証也



冠萬國之曰漢。躬谷口人亦以世其  
明天下之大道。益以人倫。大道泯世者聖人  
則雖孔子之所不語者。皆是輔功令教。行  
同功。苟非其人。則雖日述孔子之所常言  
為。淫辟皆可周旋。泥佛於之。往則以為  
官資。寡己也。彼拘墟之士。多疑於

自堪治世。因果無乃。渺茫乎曰是也。然  
吾乎彼。彭生觀面申生語巫。武嬰宮  
多矣。而世人非多疑者。以相應之或

無多德行，而人二為天止。厄世與子同於仙道，奇天道憤一。

非遠同三世不足消釋，厚憾釋加馬卷衣器人，瘡亦安能知之故邪。公道

憤，人自憤，故也。或曰報應示戒可矣，妖和不宜，豈乎曰是也。然而天地大笑

無所不有，古今變矣。未可丹膠，人世不以君子陰曹反，皆正人乎。豈復姬

謝世便儻，共姜榮公，檄瑟可奈孤竹乎。有以知其必不然矣。且江河日下，人

鬼頭同不副，虛冥之中反是聖賢道場。曰：唐虞三代有是理乎。或又疑

而且規之曰：異事世固間有之矣。或亦不妨抵掌而言，馳想天外，幻跡人區

且為齊諧，臨箴乎曰是也。然子長列傳，石厭滑稽，危言寓言，蒙莊

且二，一更與皆實，然山人之說，亦貴感又笑而況勃掌

... ..

... ..

... ..

... ..

... ..

... ..

... ..

... ..

... ..

聊齋志異序

諺有之云見橐駝謂馬腫背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矣夫人以目所見者為有  
所不見者為無曰其常也倏有而倏無則怪之至於艸木之繁落昆虫之  
變化倏有倏無又不之怪而獨於神龍則怪之彼萬竅之刁刁百川之活  
無所持之而動無所激之而鳴豈非怪乎又習而安焉獨至於鬼狐則怪  
之至於人則又不怪夫人則亦誰持而動誰激之而鳴者乎莫不曰我實  
為之夫我之所以為我者目能視而不能視其所以視耳能聞而不能聞其  
所以聞而況於聞見所不能及者乎夫聞見所及以為有所不及以為無  
其為聞見也幾可笑人之言曰有<sub>之</sub>以<sub>之</sub>有物<sub>之</sub>首而不知有以<sub>之</sub>有<sub>之</sub>



形無物為物者夫無形無物則耳目窮矣而不可證之無也  
腹者有不見泰山者有聞蟻聞者有不聞雷鳴者見聞之不同者盲聵  
未可妄論也自小儒為人死如風火散之說而原始要終之道不明於天下於是  
所見者愈少所怪者愈多而馬燿背之說冒行於天下無可如何輒以孔  
子不語之詞了之而齊諧志怪虞初記異之編疑之者參半矣不知孔  
子所不語者乃中人以下不可得而聞者耳而謂春秋盡刪怪神哉留仙  
蒲子幼而穎異長而特達下筆風起雲湧能為載記之言於制舉業  
之暇凡所見聞輒為筆記大要多鬼狐怪異之事向得其一卷輒為同  
人取去今再得其一卷閱之凡為余所習知者十之三四最足以破小儒拘

墟之見而與夏蟲語冰也余謂事無論常怪但以有害於人者為妖故  
食星隕鷄飛鵠巢石言龍鬪不可謂異惟土木甲兵之不時與亂臣賊  
子乃為妖異耳今觀留仙所著其論斷大義皆本於賞善罰淫與安義  
命之旨是以開物而成務正如楊雲法言桓譚謂其必傳矣豹岩樵史

唐夢賚拜題





聊齋自誌

披蘿帶芳三閭氏感而為騷牛鬼蛇神長爪即吟而成癖自鳴天籟不  
擇好音有由然矣松落秋螢之火魑魅爭光逐野馬之塵固兩見矣才  
非干寶雅愛搜神情類黃州喜人談鬼聞則命筆遂以成編久之四方  
同人又以郵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積益夥甚者人非化外事或奇於  
斷髮之御睫在眼前怪有過於飛頭之國造飛逸與狂固難辭永托曠  
懷痴且不諱展如之人得毋向我胡盧耶然五父衛頭或涉濫聽而三生石  
上願悟前因放縱之言有未可際以人廢者松懸弧時先大人夢一病瘡  
瞿目書扁袒入室藥膏如錢圖佑  
啓而松生果符墨誌且也少三

多病長命不猶門庭之棲疢則冷以以筆墨之耕耘則蕭條仙虛  
搔頭自念勿亦面壁人果是吾前身耶益有漏根因未結人天之果而隨  
風蕩隨竟成藩溷之花茫茫六道何可謂無其理哉獨是子夜燃燈  
臥欲茲蕭蕭瑟瑟案冷疑冰集腋為裘安得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  
成孤憤之書寄托如此亦是悲笑嗟乎驚霜寒雀抱樹無溫弔月秋蟬  
俱爾自熱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問乎康熙己未春日

聊齋志異一卷

考城隍

予姊丈之祖宋公諱燾邑廩生一日病卧見吏人持牒牽白頭馬來云詩赴  
試公言文宗未臨何遠得考吏不言但敦促之分病乘馬從去路甚生蹶至  
一城郭如王者都移時入府廨宮室壯麗上坐十餘官却不知何人惟閉牘繆  
可識簪下設几墩各二先有一秀才坐其末公便與連肩几上各有筆札俄題  
紙飛下視之八字云一人二人心無心二公文成呈殿上公文中有一云有心為善  
雖善不賞無心為惡雖惡不罰諸神傳贊不已召公上諭曰河南缺一城隍君  
稱其職公方悟頓首泣曰辱膺寵命何敢多辭但老母七旬奉養無人請得

終其天年惟聽錄用上一帝王像者即命稽母壽籍有長賢更捧冊翻閱一  
過曰有陽筭九年共籌踣門闕帝曰不妨令張生搏象九年瓜代可也乃謂公  
應即赴任今推仁孝之心給假九年及期當復相召又勉勵秀才數語二公稽  
首泣下秀才握手送諸郊野自言長山張某以詩贈別都忘其詞中有「花  
有酒春常在無燭無燈仗自明之句公既騎乃別而去及抵里豁若夢寤時  
卒已三日母聞棺中呻吟扶出半日始能語問之長山果有張生於是日死矣後  
九年母果卒營葬既畢浣濯入室而沒其岳家居城中西門內忽見公鑿膺朱  
幘輿馬甚衆登其堂一拜而行相共驚疑不知其為神奔訊御中則已歿矣公  
有自記小傳惜亂後無存此其畧耳



耳中人

譚晉玄是諸生也篤信道引之術寒暑不輟行之數月若有所得一日方跌坐  
聞耳中語如蠅曰可以見矣開目即不復聞合眸定息又聞如故謂是丹將成竊  
喜自是每坐輒聞因思俟其再言當應以覘之一日又言乃微應曰可以見矣俄  
覺耳中習然似有物出微視之小人長三寸許貌猙獰如伎叉杖旋轉地上心竊  
異之姑凝神以觀其變忽有鄰人假物扣門而呼小人聞之意張皇逸屋而轉如  
鼠失窟譚覺神魂俱失不復知小人所之矣遂得顛疾號叫不休醫藥半年  
年始漸愈

戶變

陽信其翁者邑之蔡后村去城五六里父子設館后宿行商有車夫數  
人往來負販輒寓其家一日昏暮四人偕來望門投止則翁家客宿即滿四人  
計無復之堅請客納翁沉吟思得一所以恐不當客意客言但求一席厦宇更  
不敢有所擇時翁有子婦新死停尸室中子出購材木未歸翁以灵所室屏  
遂穿衢導客往入其戶燈昏案上案後有搭帳衣紙衾覆逝者又觀寢所則  
複室中有連榻四客奔波顛困甫就枕鼻息漸粗惟一客尚矍矍忽聞灵牀上  
察有聲急開目則灵前燈火如視甚了女尸已揭衾起俄而下漸入臥室而淡  
金色生絹抹額俯近榻前徧吹卧客者三客大惧恐將及已漸引被覆首閉  
息忍咽以聽之未幾女果來吹之如諸客覺出房去即聞紙衾聲出首微窺

見僵卧猶初笑客惧甚不敢作聲陰以足踏諸客而諸客絕無少動顧念无  
事不如著衣以寬裁起振衣而察之聲又作客惧復伏縮首衾中覺女復  
來連續吹數次始去少聞開靈床作响知其復臥乃從被底漸出手得衿遽就  
看之白足奔出尸亦起似將逐客以其離幃而客已披闥出矣尸馳逐之客且奔  
且號村中人元有警者欲扣主人之門又恐遲為所及遂望邑城路極力寬去空  
東郊瞥見蘭若聞木魚聲乃急過山門道人訝其非常又不即納旋踵尸已至  
去身盈尺客容益甚門外有白楊圍四五尺許因以樹自幃彼右則左之尸益怒  
懸谷寢倦笑且頓立客汗促氣逆庇樹門戶暴起伸兩臂隔樹探撲之客驚仆  
尸捉之不得抱樹而僵道人竊德良久无聲始漸出見客臥地上燭之死然心下

縵、有動氣負入終夜始甦飲以湯水而甦之器具以狀對時晨鐘已盡曉色  
迷蒙道人覘樹上果見僊女大蹶報邑宰、親詣督驗使人按女手牢不可開  
審諦之則左右四指逆卷如鉤入木沒甲又數人力拔乃得下視指穴如鑿孔然遣  
役探翁家則以尸容斃紛、正謀役告之故翁乃送往昇尸婦客泣告宰曰身  
四入今人歸此情何以信鄉里宰與之牒齎送以歸

### 噴水

萊陽宋玉村先生為部曹時所僦第其荒落一夜二婢奉太夫人宿廳上聞院  
內撲、有聲如徑上之噴衣者太夫人促婢起穴窗窺視見一老嫗短身駝背白  
髮如帚冠一髮皆長二尺許周院環走疎急作鶴行且噴水出不窮婢愕返曰



太夫人亦驚起而婢扶窗下聚觀之。嫗忽逼窗直噴嚙。窗內窗紙破裂。三人俱仆而  
家人不之知也。東曦既上。家人畢集叩門不應。方駭。撬扉入。見一主二婢。駢死一室。  
一婢高下猶溫。扶灌之。移時而醒。乃述所見。先生空哀憤。欲死。細窮沒處。掘深  
三尺餘。漸露白髮。又掘之。得一尸。如所見狀。面已撞如生。今擊之。骨肉皆爛。皮  
肉盡清水。

王阮亭云。玉卮福祿失恃。此事恐屬傳聞之訛。

### 瞳人語

長安士方棟。頗有才名。而佻脫不持儀節。每陌上見游女。輒輕薄尾綴之。清明前  
一日。偶步郊郭。見一小車。朱箔傍懸。青衣數輩。款段以送。內一婢。乘小馬。容光絕美。  
稍近。覘之。見一慢洞。洞內坐一少女。即紅妝艷麗。尤生平所未睹。目炫神奪。瞻戀

果舍先或後送馳數里忽聞女即呼婢止車倒曰為我密簾下何處風狂兒  
郎頻來窺瞻婢乃下簾怒顧生曰此芙蓉城七郎子新婦歸寧非同田舍娘子  
放教秀才胡亂言已掬轍上廳生眯目不可開從一拭視而車馬已渺然疑而  
返覺目終不快倩人啓臉撥視則睛上生小翳經宿益劇泪漉漉不得止翳  
漸大數日厚如錢右睛起旋螺百藥無效懼悶欲絕頗思自懺悔聞光明徑  
能解厄持一盃澆人教誦初猶煩燥久漸自安旦晚无事惟趺坐捻珠持之一年  
萬緣俱淨忽聞左目中小語如蠅曰黑漆似肘耐殺人右目中應云可同小遨遊  
出此間氣漸覺西鼻中蠕蠕作癢似有物出離孔而去久之迺返復自鼻入眩  
中又言曰許時不窺園亭珍珠蘭遠枯瘠死生素喜香以闌園中多種植

日常自灌溉自失明久置不問忽聞其言遽問妻以闌花何使憔悴死妻語  
其所自知因告之故妻趨驗之花果槁矣大異之靜匿房中以俟之見有小人  
自生鼻內出大不及豆營之然竟出門去漸遠遂迷所在俄連臂歸飛上面  
如蜂螳之投穴者如此二三日又聞左言曰墜道迂還往其非所便不如自啓門右  
應云我壁子厚大不易左曰我試闢得與而俱遂覺左匡內隱似抓裂有頃  
開視豁見凡物喜告妻之審之則脂膜破小竅黑暗時熒之終如虜柵越一宿障  
盡消細視竟重瞳也但左目旋瞽如故乃知兩瞳人合居一眶矣生雖一目眇而  
較之雙目者殊更了了由是益自檢束御中稱盛德焉

吳更氏曰御有士人偕二友於途遙見少婦控馬出其前戲而吟曰有集

人兮顧二反曰驅之相與笑騁俄追及乃其子嬾心赧氣喪豈不復語友偽  
為不知也者評騰殊戮士人忸怩吃而言曰世長男婦也各隱笑而容輕  
薄者往之自悔良可笑也至于瞋目失明又鬼神之慘報矣芙蓉城主不知何  
神豈喜陸現身耶然小即若生關門戶鬼神雖惡亦何嘗不許人自新哉

畫壁

江西孟龍潭與朱孝廉客都中偶涉一寺闈若殿宇禪舍俱不甚弘厥惟一老  
僧挂塔其中見客入雨衣出迎尊與隨喜殿中塑誌公像兩壁圖繪精妙人  
物如生東壁畫散花天女內一垂髮者石花微笑櫻唇欲動眼波將流未注雨  
久不覺神搖意奪恍然疑想身忽飄如駕雲霧已到壁上見殿閣重如非

復人世一老僧說法座上偏袒袒視者甚衆朱亦雜立其中少間似有人暗牽  
其裾回顧則垂髮兒輾然竟去履即從之過曲欄入一小舍朱次且不敢前女  
回首舉手中花遙作招狀乃趨之舍內寂無人遽掩之亦不甚拒遂與狎好既  
而閉戶去囑勿咳夜乃復空如此二日女伴共覺之共搜得生戲謂女曰腹內小郎  
已許大尚髮蓬、學處子耶共捧簪珥促令上鬟女含羞不語一女曰妹、  
姊、吾等勿久住恐人不堪羣笑而去生視女髮雲高簇髮鳳低垂比垂髮  
時尤艷絕也回顧無人漸入猥褻有魚闈心樂方未艾忽聞言莫靴鏗其履縷  
鎖鏘然旋有絲囁騰辨之聲女驚起與生竊窺則見一金甲使者黑面如漆縮  
鎖劫于槌衆女環繞之使者曰未答言已全使者曰如有藏匿下界人即共出首



勿貽伊戚又同聲言无使者反身鵜願似將搜匿女大惧面如死灰張皇謂朱曰  
可急匿榻下乃啓壁上小扉擇道去朱伏不敢少息俄聞靴聲至房內復出  
未幾煩喧漸遠心稍安悉戶外輒有往來語論者朱跼踖既久覺耳際蟬鳴  
目中火出意状殆不可忍惟靜聽以待女歸竟不復憶身之何自來也時孟龍潭  
在殿中轉瞬不見朱疑以阿僧笑曰德往聽說法去笑問何處曰不遠少時  
以指彈壁而呼曰朱檀越何久游不歸旋見壁阿盧有朱像偈耳佇立若有聽  
察僧又呼曰游侶久待笑遂飄忽自壁而下灰心木立目瞪足突孟大駭送客問  
之孟方伏榻下聞扣聲如雷故出房窺聽也共視拈花人螺髻翹然不復垂髻  
矣朱驚非老僧而問其故僧笑曰<sub>通篇結穴</sub>何能解朱氣結而不揚孟

心賊嘆而无主即起歷階幽

異史氏曰幻由人作此言類有道德者人有淫心是生褻境人有褻心是生怖境豈止陸點化愚蒙千幻並作皆人心所自動耳若婆心切惜不聞其言下大悟披髮入山也

山魃

孫太白嘗言其曾祖肄業於南山柳潭寺夢杖履里徑旬始返啓齋門則案上塵生窗明絲滿命僕葺除至晚始覺清爽可坐乃拂榻陳卧具扁扉就枕月色已滿窗矣輾轉移時萬籟俱寂忽聞風聲怪山門豁然作响竊謂寺僧失局注念嗣風聲漸近居戶俄而房門闢矣大疑之思未定聲已入屋

又有靴聲鏗然漸傍寢門心始怖俄而寢門開笑急視之一大鬼鞠躬塞  
入窻立榻前始與梁齊面似老灰皮色目光眈眈窻四顧張巨口如盆齒  
踈長三寸許舌動喉嚨呵喇之聲响連四壁公惧極又念咫尺之地勢无所逃  
不如因而刺之乃陰抽枕下佩刀遽拔而斫之中腹作石岳聲鬼大怒伸巨爪  
攫公少縮鬼攫得衾掉之忽而去公隨衾墮伏地號呼家人持火奔集  
則門閉如故排窻入見狀大駭扶曳登床始言其故共驗之則衾夾于寢門  
之隙啓扉擒<sub>火</sub>焰見有爪痕如算五指看處皆穿既明不敢復當自燬而歸  
後聞僧人無復他異



咬鬼

沈麟生云其友其翁者夏月晝寢蒙眊聞見一女子塞窗牖入以白布裹首縲  
服麻裙向內室去疑鄰婦訪內人者又轉念何處以凶服入人家正自惶惑女  
子已出細審之半可三十餘顏面色黃腫眉目蹙然神情可畏又逡巡不去  
漸逼以榻遂偽搖以觀其變無何女子攝衣登床壓腹上覺如百鈞重心  
雖了而舉其手如得舉其足如接也急欲號救而苦不能聲女子以喙與  
翁面觸鼻眉額始徧覺喙冷如冰氣寒透骨翁窘急中思得計待嗅至頤  
頰當即因而嚙之未幾果及頤翁乘勢力斃其齒齒沒於肉女負痛身離且  
掉且啼翁斃益力但覺血液交頤濕流枕畔相村正苦庭外忽聞夫人聲急

呼有鬼一後類而女子已飄忽遁去夫人奔入無所見笑其魘夢之誣翁述其  
異且言有血証焉相與檢視如屋漏之水洗枕決席伏而嗅之腥臭異常翁乃大  
吐過數日口中尚有餘臭云

### 捉狐

孫羽者余姻家清暇之伯父也素有胆一日晝臥彷彿有物登牀遂覺身搖  
如駕雲霧竊息思無乃壓狐耶微窺之物大如猫黃毛而碧齒自足邊來蠕  
伏行如恐翁寤遂巡附体者足、痿看收、突甫及腹翁驟起按而捉之握其項  
物嗎急莫能悅翁亟呼夫人以帶繫其腰乃執帶之兩端笑曰聞汝善化今注  
目在此看作如何化法言次物忽縮其腹細如管幾悅去翁大愕急力得之則又

鼓其腹粗于椀堅不可下力稍懈又俯之公恐其收命夫人急殺之夫人張皇而  
顧不知刀之所在公左顧示以重刃回首則帶在手如環然物已渺矣

菽中怪

長山安翁者性喜稼農功秋圃蕎熟刈堆隴畔時近村有盜稼者因命僕乘  
月輦運登場俟其裝載歸而自留羅宇遂枕戈露臥目稍瞑忽聞有人踐  
蕎根作作响心疑暴客急舉首則一大鬼高丈餘赤髮鬚去身已近大  
怖不遑他計躡身暴起很刺之鬼嗚如雷而逝恐其復來荷戈而歸迎人於  
途告以所見且戒勿往眾未深信越日曝麥於場忽聞空際有聲翁駭曰  
鬼物來矣乃奔眾亦奔移時復聚翁命多設弓弩俟其復來遂射之翼自果

復來數矢齋物<sup>英</sup>惧而遁二三日竟不復來來既登君木藪雜遝翁命收積  
為堞而親登而踐實之高至數尺忽遙望駭曰鬼物至矣衆急覓弓矢物已  
奔公仆斃其額而去共登視則去額骨如掌昏不知人負生家中遂卒後不  
復見不知其何怪也

### 宅妖

長山李公大司寇之侄也宅多妖異嘗見廈有春橙而紅<sup>已</sup>甚修潤李以  
故无此物近撫按之隨手而曲殆如肉栗駭而却走旋回視則四<sup>足</sup>移動漸入壁  
中又見壁間倚白挺潔澤修長近扶之膩然而倒委蛇入壁移時始沒席<sup>避</sup>  
十七年壬生俊升設帳其家且暮燈火初張生著履臥榻上忽見小人長三

十許自外入畧一盤旋即復去少頃荷二小凳來設堂中宛如小兒輩用梁藍  
心所製者又頃之二小人昇一棺入僅長四寸許停置凳上安厝未已一女子率  
廝婢數人來率如小如前狀女子垂衣麻復束腰際布裹首以袖掩口嚶嚶而  
哭聲類巨蠟生睥睨良久森立如霜被於林因大呼遽走趨床下搯執其臂  
起館中人聞聲畢集堂中人物杳然矣

王六郎

許姓家漁之北郭業漁每夜携酒河上飲且漁飲則酹地祝云河中溺鬼得飲  
以為常他人漁迄無所獲而許獨滿筥一夕方獨酌有少年來徘徊其側讓之  
飲既與同酌既而中夜不獲一魚三息頭夫少年起曰請於下流為若



飄然去少間復返曰魚大空矣果

口口

月聲舉網而行數頭皆

申謝欲歸贈以魚不受曰屢叨佳醞區區何足云報如不棄要當以為長身  
許曰方共一夕何言屢也如肯永願誠所甚願但愧無以為情耳詢其姓字曰  
姓王無字相見可呼王六郎遂別明日許偵魚益沽酒晚坐河干少年已  
先在遂與歡飲數杯輒為許啜魚如是半載忽告許曰拜識清揚情逾常  
向慙相別有日矣語甚悽楚驚問之欲言而止者再乃曰情好如吾兩人言  
之或勿訝耶今將別無妨明告我實鬼也素嗜酒沉醉溺死數年于此矣  
前君之獲魚獨勝于他人者皆僕之精驅以報酬耳明日業滿當有代  
者將往投生相聚以今夕故不能无感許初聞甚駭然親狎既久不復恐

怖因亦歎酌而言曰六郎飲此勿戚也相見遲違良足悲惻然業滿劫  
脫正宜相賀悲乃不倫遂與暢飲因問代者何人曰兄於河畔視之亭中有女  
子渡河而溺者是也聽村雞既唱洒涕而別明日故伺河邊以覘其異果有  
媼人抱嬰兒來及河而墮兒拋岸揚手擲足而啼婦沉浮者屢矣忽淋  
攀岸以出藉地少息抱兒逕去當婦溺時意良不忍思欲舁救轉念  
是所以代六郎者故止不救及媼自出疑其言不驗抵暮漁窟處少年復  
生曰今又聚首且不言別矣問其故曰女子已相代矣僕憐其泥中兒代弟  
一人遂踐亡命故舍之更代不知何期或吾兩人之緣未盡耶許感嘆曰此仁  
人之心可以通上帝矣由此相聚如初數日又來告別

其復有報者曰非也

一念惻隱果達帝天。今授為招遠縣。即鎮土地來。

立尚不忘故交。當一往

探勿憚。修阻許。賀曰。君正直為神。甚慰人心。但人神路隔。即不憚修阻。將復如何。少年曰。但往勿慮。再三叮寧而去。許歸。即欲治裝東下。妻笑曰。此去數百里。即有其地。恐土偶不可以共語。許不聽。竟抵招遠。問之居人。果有鄆鎮。尋至其處。息肩逆旅。阿祠所在。王人驚曰。得无客姓為許。曰。然何見。知。又曰。得勿客。豈為淄曰。然何見。知。主人不答。遽出。俄而又夫抱于媪。女窺中。帷箔而來。環如堵。堵許益驚。衆乃告曰。數夜前夢神言。淄川許友當即來。可助以資。各祇候已久。許亦異之。乃往祭于祠。而祝曰。別若後寤寐不去心。遠踐叢約。又夢夢示居人。感蒙中懷。愧无腴物。僅有卮酒。如不棄。當如河上之飲。祝畢。焚錢紙。俄



見風起座后旋轉移時始覺。似夢少年來衣冠楚楚。大異平時。謝勞顧  
開喜。問交并。但任微職。不便會面。咫尺河山。甚愴於懷。居人薄有所贈。聊酬夙  
好。婦如有期。尚當走送。居數日。許欲歸。衆留殷懇。朝請暮邀。日更教。主許  
堅辭。欲行。衆乃折柬。抱襆。爭來致。不終朝。魂遺盈。蒼蒼頭。稚子畢集。祖  
送出村。款有羊角風起。隨行十餘里。許再拜曰。六郎珍重。勿勞遠涉。君心仁  
愛。自能造福。方無庸故人屬也。風盤旋久之乃去。村人亦嗟訝。而追許婦家稍裕  
。遂不復漁。後見招遠人。問之。其靈驗如響。云。或言即章丘石坑莊米和親是。  
異史氏曰。置身青雲。無忘貧賤。此其所以神也。今日車中貴介。寧復識戴笠  
人哉。余御有柎下者。家甚貧。負有童稚。交任肥。秩計。投之必相周顧。竭力辦裝。

平云月  
乃東郡  
隱之事

奔涉千里殊失所望瀉囊值騎始得以其族弟其齠作月令嘲之云是月也哥之生彩帽解傘蓋不張馬化為驢斲始收聲念此可為一笑

偷桃

童時赴郡試值春節舊例先一日各行商賈彩樓鼓吹赴藩司名曰演春余從友人戲踞是日游人如堵堂上官皆赤衣東西相向坐時方稚亦不解其何官但聞人語噦噦鼓吹聒耳忽有一人率披髮童荷擔而上似有所白萬聲洶動亦不聞為何語但視堂上作笑聲即有青衣人大聲命作劇其人應命方與問作何劇堂上相顧數語更下宣問所長答言能顛倒生物更以白官少頃復下命取桃子術人聲詰辭衣覆筭上故作悲狀曰官長殊不了豎冰未解安所不取又

碧為南面者所怒奈何其子曰父已諾之又烏辭術人周張良久乃忘我等之爛  
熟春初雪積人阿何意處可覓惟王母園中四時常不凋却或有之必竊之天上  
乃可子曰嘻天可階而升乎曰有術在乃啓竄出繩一團約數十丈理其端望空  
中擲去繩即懸立空際若有物以挂之未幾愈擲愈高渺入雲中手中復亦盡  
乃呼子曰兒來余老憊體重拙不能行得汝一往遂以繩授子曰持此可登子  
受繩有難色怨曰阿翁亦大惜如此一綫之繩欲我附之以登萬仞之高天倘中  
道斷絕骸骨何存矣父又強嗚拍之曰我已失口悔无及煩兒一行兒勿苦倘竊得  
來必有百金賞當為兒娶一侯婦子乃持索盤旋而上手移足隨如蛛趁絲  
解入雲霄不可復見久之墜一桃如盤大術人喜持獻公堂 上傳視良久亦不

矢其真偽忽而繩落地上術人驚曰殆矣上有人斷吾繩以將焉託移時一物墮  
視之其子首也捧而泣曰是必偷桃為臨者所覺吾兒休矣又移時一足落無  
何收體終墮無復存矣術人大悲一拾置笥中而閣之曰老夫止此兒日是我  
南北游今承嚴命不喜罹此奇慘當負去瘞之乃升堂而跪曰為桃故殺吾子矣  
如憐少人而助之死當結草以圖報耳坐官駭詫各有賜金術人受而纏諸腰  
乃扣笥而呼曰八兒不出謝賞將何待忽一蓬頭僮首抵笥蓋而出望北稽  
首則其子也以其術奇故至今猶記之後聞白蓮教能為此術喜此其苗裔耶

### 種梨

有鄉人負梨於市頗且方僧橋貴有道士破巾絮衣丐於車前鄉人吐之而不

去鄉人怒加以叱罵道士曰一車數百顆若禱止丐其一於居士亦无大損何怒為觀者勸買劣者一枚令去御人執不肯肆中傭保者見喋聒不堪遂出錢市一枚付道士道士拜謝謂衆曰出家人不解吝惜我有佳梨請出供客或曰既有之何不自食曰吾特需此核作種於是搦梨大啣且盡把核於手解肩上鑿坎地深數寸納之而覆以土向市人索湯沃灌好事者於臨路店牽得沸瀆道士接浸坎處萬目櫛視見有勾萌出漸大俄成樹枝葉扶蘇倏而花倏而實碩大芳馥纍纍滿樹道士乃即樹頭摘賜觀者頃刻向盡已乃以鐮伐樹丁之良久乃斷蒂葉荷肩頭從容徐步而去初道士作法時御人亦雜衆中引領注目竟忘其業道士既去始顧車中則梨已空笑方悟適所俵散皆已物也又細視車上一



靴正是新裝斷者心大憤恨急跡之轉過墻隅則斷靴棄垣下始知所伐  
梨本即是物也道士不知所在一市粲然

畢更氏曰御人情態狀可掬其見笑於市人有以哉每見御中綈素封者  
良州乞米則佛然且計曰是數日之資也或勸濟一危難飯一糲獨則又  
忿然又計曰此十人五人之食也其而父子兄弟較盡錙銖及至淫博迷心  
則傾囊不吝乃踞臨頭則賣命不違諾如此類正不勝道春蠶爾御人又  
何足怪

勞山道士

邑有王生行七故家子少慕道聞勞山多仙人負笈往遊登一頂有觀宇甚

慕字書法已見於前不爲



道士坐蒲團上。素髮垂頰。而神觀爽邁。叩而與語。理甚玄妙。請師之道。  
士曰。恐嬌惰不能作苦。答言能之。其門人甚衆。薄暮畢集。士俱與稽首。遂留  
觀中。凌晨道士呼王去。授以斧。使隨衆採樵。王謹受教。過月餘。手足重繭。不  
堪其苦。陰有歸志。一夕歸。見二人與師共酌。日已暮。尚元燈燭。師乃剪紙粘  
如鏡。粘壁間。俄頃月明輝室。光鑑毫芒。諸門人環聽奔走。客曰。良宵勝樂。  
不可不同。乃於案上取壺酒。分釐諸徒。且囑盡醉。王自思七八人。壺酒何能  
遍給。遂各覓盃盃。競飲先醉。惟恐樽盡。而往復挹注。竟不少減。心竒之。俄  
一客曰。蒙賜月月之始。乃爾寤飲。何不呼嫦娥來。乃以箸擲月中。見一美人自  
光中出。初不盈尺。空地遂與人等。俄腰身頓翩。作霓裳之舞。已而歌曰。仙乎。

而還乎。而幽我於廣寒乎。其聲清越。如簫管歌畢。盤旋而起。躍登几  
上。驚顧之。明已復為著。三人大笑。又一客曰。今宵最樂。慙不勝酒力矣。其戲  
我於月宮可乎。三人移席。漸入月中。眾視三人坐月中。飲鬚眉畢見。如影之  
在鏡中。移時。月漸暗。明人燃燭來。則道士獨坐。而客杳矣。几上有棧尚故。壁上  
几紙。圓如鏡而已。道士問眾。飲足乎。曰足矣。是宜早寢。勿悞樵蘇。眾諾而退。  
王竊怖慕。歸念。息又一月。苦不可忍。而道士並不傳教一術。心不能待。辭曰。  
弟子數百里受業。仙師。徒不能得長生術。或小有傳功。亦可慰弟教之心。今閱  
兩三月。不過早樵而暮歸。弟子在家。未諳此苦。道士笑曰。我固謂不能作苦。今  
果然。明早當遣汝行。王曰。弟子操作多日。師畧授小技。來為不負也。道士問

何術之求。王曰：母見師行處，墻壁所不能隔，但得此法足矣。道士笑而允之。乃傳以訣，令自呪畢，呼曰：入之。王而墻不敢入，又曰：試入之。王果從，客入及墻而阻。道士曰：俛首，驟入，勿還。王果去，墻數步奔而入，及墻，虛若無物，回視果在墻外，笑大喜，入謝。道士曰：歸，空齧持，否則不驗。遂助資，各遣之。歸抵家，自謂遇仙，墻所不能阻，妻不信。王做其作為去，墻數尺奔而入，頭觸硬壁，墓然而踣。妻扶視之，額上增起如巨卵，為妻柳榆之。王慚，怒罵老道士之無良而已。吳史氏曰：聞此事，未有不大笑者，而不知世之為王生者，正復不少。今有信父喜疾毒而畏藥石，遂有祇癰吮痔者，進宣威逞暴之術，以迎其肯綮之。曰：執此術也，以往可以橫行，而無碍，初試未嘗不小效，遂謂天下之大舉可以

如是行矣勢不至觸壁而顛墜不止也

長清僧

長清僧其道行高潔年七十餘猶健一日顛仆不起寺僧奔救已圓寂矣僧不自知死魂飄去至河南界河南有故紳子率十餘騎按鷹獵兔馬逸墮斃魂適相值翳然而合遂漸蘇斯僕還阿之張曰胡至此衆扶歸入阿則粉白黛綠者紛集顧阿大駭曰我僧也胡至此家人以為妄共提耳悟之僧亦不自申解但阿曰不復有言餉以悅粟則食酒肉則拒屐獨宿不受妻妾奉教者后思思少步衆皆喜既出少定即有諸僕紛來錢簿數籍雜請會計公子托以病憊悉却絕之惟阿山東長清縣知之否共答知曰我鬱无聊賴欲往遊曠野即治

任衆謂新瘳未應遠涉不聽翼日遂發抵長清視風物如昨無煩問途竟  
空闌若弟子數人見貴客空伏謁甚恭乃問老僧爲往答云吾師曩已物化  
問墓所羣導以往則三尺孤墳荒州猶未合也衆僧不知何意既而戒馬欲歸  
囑曰汝師飛行之僧所遺手澤宜恪守勿俾損壞衆唯唯乃行既歸以心木坐  
了不尙家務居數月出門自道直抵舊寺謂弟子我即汝師衆疑其謬  
相視而笑乃述返魂之由又言生平所為善符衆乃信居以故榻事之如平日後公  
子家屢以輿馬來哀請之略不顧瞻又年餘夫人遣使綱空多所餽遺金帛  
比却之惟受布袍一襲而已友人或空其御敬造之見其人嘿然誠篤年僅而  
立而輒道其八十餘年事



異史氏曰人死則魂散其千里而救者性定故耳余于僧不異之乎其再生而異之乎其入俗草靡麗之御而能絕人以逃世也若眼睛一閃而蘭麝熏心有求死不得者矣況僧乎哉

蛇人

東郡某甲以弄蛇為業嘗蓄馴蛇二皆青色其大者呼之大青小曰二青二青額有赤點尤靈馴盤旋無不如意蛇人愛之異於他蛇期年大青死思補其缺未暇也一夜寄宿山寺既明感笥二青亦泐蛇人悵恨欲死冥搜亟呼乞無影兆然每值豐林茂艸輒從之去俾得自適尋後日還以此故異其自至坐伺之日既高亦已絕望快遂行出門數武聞叢葑新針楚中窸窣作响



停趾愕顧則二青來也大喜如獲拱壁息肩路隅蛇亦頓止視其后小蛇送  
烏桓之曰我以汝為近矣小侶而所存即出餽餉之無餉小蛇小蛇雖不去然瑟縮  
不敢食二青含哺之宛似主人之讓客者蛇人又餉之乃食已隨二青俱入竈  
中荷去教之旋析輒中規矩與二青无少異因名之小青術技四方獲利五等大  
抵蛇人之弄蛇也止以二尺為率大則過重輒便更易緣二青馴故未遽棄又  
二三年長三尺餘卧則竈為之滿遂決去之一日空澗邑東山阿飼以俟餌祝而從  
之既去頃之復來蜿蜒竈外蛇人揮曰去之世無百年不散之筵淫此隱目大谷  
必且為神龍竈中何可以久居也蛇乃去蛇人目送之已而復返揮之不之以首觸  
竈小青在中亦震之而動蛇人悟曰得勿欲別小青耶乃發竈小青送出因與交

首吐方似相告語已而毒蛇逆去方意小青不返俄而踽獨來竟入筍以由  
此隨在物色迄无佳者而小青亦漸大不可弄後得一頭亦頗馴然終不如小  
青良而小青粗于兒臂矣先是二青在山中樵人多見之又數年長數尺圍  
如盤漸出逐人因而行旅相戒固敢出其途一日蛇人經其處蛇暴出如風蛇人  
大怖而奔蛇逐益急回顧已將及矣而視其首朱點儼然始悟為二青下據  
呼曰二青二青蛇頓首昂首久之從身送蛇人如昔弄杖覺其意殊不惡但軀  
巨重不勝其邊仆地呼禱乃釋之又以首觸筍蛇人悟其意開筍出小青二  
蛇相見交纏如飴糖狀久之始開蛇人乃祝小青我久欲與汝別今有伴矣謂二  
青曰原君引之來可還引之去更囑一言深山不之食飲勿擾行人以犯天

謹二蛇垂頭似相領受處起大者前小者後過處林木為之中多蛇人立望之不見乃去自此行人如常不知其何往也

異史氏曰蛇舂螳然一物耳乃饕餮有故人之意且其後諫也如轉圜獨怪儼及然而人也者以十年杞臂之交救世蒙恩之主輒恩下井沒投石焉又不然則藥石相投悍然不顧且怒而仇焉者亦這此蛇也已

### 斫蟒

胡田村胡姓者兄弟采樵深入函谷遇巨蟒兄在前為所吞弟初駭欲奔見兄被噬遂奮怒出樵斧斫蛇首之傷而吞不已然頭雖已沒幸肩際不能下弟急極無計乃兩手持兄足力與蟒爭竟曳兄出蟒亦負痛去視兄則鼻

耳俱化惟乳母為奄將氣盡肩負以行途中凡十餘息始到家醫養半年方愈至今面目皆癢痕鼻耳處惟孔存焉噫曲虐人中乃有弟如此者哉或言蟒不為害乃德義所感信然

犬姦

青州賈其容於外恒經歲不歸家畜一白犬妻引與交犬習為常一日天空與妻共卧犬突入登榻啣賈人竟死後里舍稍聞之共為不平鳴於官械嬖不肯伏收之命傳大來始取婦出大忽見婦直前碎衣作文狀婦始元詞使兩役解却院一解人而一解大有欲觀其合者共斂錢賂役乃牽繫令交示止暑處觀者常數百人役以此徇利焉後人犬俱寸磔以死嗚呼天地之大真無

所不有矣。然人面而獸交者，獨一媼也。平哉！異史氏為之判曰：會於濮上，古所  
交。記約于桑中，人且不齒，乃其者不堪。雌守之苦，浪思苟合之權。仗仗伏  
床，竟是家中牝獸。捷卿入室，遂為被底情郎。雲雨其臺前，亂搖續貂之  
尾。溫柔御裏，頻款曳象之腰。銳錐必處于，及囊一繼收而脫。類晉情  
結于鏃項，甫飲羽而生根。忽思異類之交，真屬匪夷之想。扈吠奸而為  
奸，妬殘兇殺律難治。以甘肅曾人非獸而實獸，奸穢淫腥，而不食于豺  
虎。嗚呼！人姦殺則擬女以剛，至於狗姦殺，陽甘遂無其刑。人不良則罰人  
作犬，室於犬不良，陰寧應窮於法。互支解以追魂魄，請押赴以問閻羅。

電神



王公筠蒼蒼在任楚中擬登龍虎山謁天師及湖南登舟即有一人駕小艇  
來便舟中人為通公見之貌修偉衷中出天師刺曰聞驕後將臨先遣負好幾  
公訝其預知蓋神之誠意而往天師治具相款其服從者衣冠鬚鬣皆不  
類常人前使者亦侍其側少間向天師語天師謂公曰此先生同鄉不之識耶  
公問之曰此即世所傳電神李左車也公愕然改容天師曰適言奉旨電故  
告辭耳公問何處曰章丘公以接壤關切雜席乞免天師曰此上帝玉物電  
有額數何在相徇公哀不已天師垂思良久乃頷而囑曰其多降山谷勿傷  
禾稼可也又囑買客在坐文去勿武神出空庭中忽足下生烟氤氳匝地俄  
止踰刻極力騰起裁高于庭樹又起高于樓閣霹靂一聲向北飛去公



屋宇震動筮器擢數公駭曰去乃作雷霆即天師曰適戒之所以遲不惑平地一聲便逝去矣公別婦誌其月日遣人問車丘是日果大雨雹溝渠皆滿而田中僅數枚焉

### 狐嫁女

歷城殷天官少負有胆畧邑有故家之第廣數十畝樓宇連亘常見怪異以故廢元居人久之蓬蒿漸滿曰晝亦無敢入者會公與諸生飲或戲云有能寄此一宿者共醮為三公躍起曰是亦何難携一席往衆送諸門戲曰吾等暫候之如有所見當急號公笑云有鬼狐當投証耳遂入見長髯蔽暈其高艾如麻時值上弦半月色昏黃門戶可譏摩娑數進始抵後樓登月臺光燭可

愛遂止焉西望月明惟御山一綫耳坐良久更无少異竊笑傳言之訛席<sub>地</sub>枕  
石臥看牛女一更向盡恍惚欲寐樓下有履聲藉<sub>而</sub>上假寐視之見一青衣人  
挑蓮燈俸見公驚而却退語後人曰有生人在下阿誰也答云不識俄一老翁上  
就公諦視曰此殿尚書其睡已酣但辨吾事相公倘僧或不叱怪乃相率入樓  
阿盡闌移時往來者益衆樓上燈輝如晝公稍<sub>之</sub>轉側作嚏咳翁聞公醒乃出  
跪而言曰小人有<sub>其</sub>第女今夜于婦不意有觸貴人望勿深罪公起曳之曰  
不知今夕嘉礼慙無以賀翁曰貴人光臨壓除凶煞幸矣即煩陪坐倍益光  
寵公喜應之<sub>之</sub>入視樓中陳設芳麗遂有婦人出拜年可四十餘翁曰此拙荆  
公揖之俄聞笙樂聒耳有奔而上者曰室笑翁趨迎公亦立俟少選寵紗一簇

導新即入年可十七八丰采韶秀翁命先與貴客為礼少年目公若為憤執半  
主礼次翁婿交拜已乃即席少間粉黛雲泛酒歛霧霈玉枕金甌光映几案  
酒數行翁喚女奴請小姐來女奴諾而入良久不出翁自起寒憚促之俵婢媪數  
輩擁新人出環珮琤然蕙蘭散馥翁命向上拜起即坐母側微目之翠鳳川  
瑞客華佗世既而酌以金爵大客數斗公思此物可以持驗同人陰內袖中偽醉隱  
几趨然而寢皆曰相公醉矣居無何闈新即告行笙樂暴作紛下樓而去已而  
主人斂酒具少一爵宴櫻不得或竊議以客翁急戒勿語惟恐公聞移時內外  
俱寂公始起暗无燈火惟惜香酒氣光溢四堵視東方既白乃送客出探袖中金  
幣猶在及門則諸生先僕疑其夜出而早入者公出尋亦之衆駭問因以狀告其

此物非寒士所有乃信之後舉進士任于肥丘有山真木姓公命取巨觥久之不空  
有細奴掩口與主人語主人有怒色俄奉金爵勸客飲諦視之款式雕文與狐物  
更元殊別大疑問所造制答云爵凡八隻大人為京卿時覓良工監製此世傳  
物什襲已久緣明有辱臨適取諸箱篋僅存其七疑家人所竊取而十年塵  
封如故殊不可解公笑曰金盃羽化矣然世守之珍不可失僕有一具頗近似之當  
以奉贈終延歸署棟簪馳送之主人審視駭絕親詣謝公詰所自來公乃慙  
陳顛末始知千里之物狐能再致而不放終罟也

嬌娜

孔生雪笠聖裔也為人蘊藉士諒有執友今天台寄函招之生往令適衣落拓

不得歸寓善陀寺。備為寺僧抄錄。寺西百餘步有單先生第。先生故公子。以大訟其蕭條。眷口寡移而御居。宅遂曠焉。一日大雪崩橋。甯無行旅。過其門。一少年出。丰采甚都。見生趨與為禮。略致慰問。即屈降臨。生愛悅之。慨然從入。屋宇都不甚廣。處之甚懸。錦幕壁上多古人書畫。案頭書一冊。籤云瑯嬛瑣記。翻閱一遍。俱目所未睹。生以居卑第。喜為第王。即亦不審官姓。少年細詰行踪。喜憐之。勸設帳授徒。生嘆曰。羈旅之人。誰作曹丘者。少年曰。倘不以駕貽見斥。願拜門牆。生喜不敢當。師請為友。便問宅何久。頤答曰。此為單府。曩以公子御居。是以久曠。僕皇甫氏。祖居陝。以家宅焚於野火。暫借安頓。生始知非單。當晚談笑甚恠。即留共榻。昧爽。即有僮子煖炭於室。少年先



起入內生尚擁被坐。僮入白太公來。生驚起。一叟入。眇眇然向生殷懃曰。先生不棄頑兒。遂肯賜教。小子初學塗鴉。何以友放行輩視之也。已乃進錦衣一襲。錦帽一頂。履各一事。視生盥櫛已。乃呼酒存饌。几榻裙衣。不知何名。光彩射目。酒數行。叟興罷。曳杖而去。餐訖。公子呈課業。類皆古及文詞。並無時語。則之笑云。僕不才進取也。抵暮更酌。以公夕盡懽。明日便不許矣。呼僮曰。視太公寢未。已寢。可暗喚香。以米僮去。先以繡囊將琵琶。送少頃。一婢入。紅妝艷絕。公子命彈湘妃。婢以牙撥勾動。激揚哀烈。節拍不類夙聞。又命以巨觴行酒。三更始寢。次日早起。共讀公子最喜。過日成咏。二三月后。命筆整頓。約約五日。一飲。每飲必招香奴。一夕酒酣。氣熱。目注之。公子已會其意。且與婢為老父所養。養兒情。遂無家。



我夙夜代籌久矣行當為君謀一佳耦生曰如果意好必如香奴者公子笑曰君誠  
少所見而多所怪者矣以此為佳君顧亦易足也居半載生欲翺翔郊郭空門則  
双扉外扃問之公子曰家君恐交游紛喜念故謝客耳生亦安之時感暑游熱移  
齊園亭生曾問撞起如桃一夜如益痛楚吟呻公子朝夕省視眠食都廢又數  
日劇刺益絕食飲太公亦空相對太息公子曰見前儀恩先生清恙嬌娜妹子  
能療之遣人於外祖母處呼令歸何久不至俄僮入白娜姑室姨與松姑同來父子  
疾趨入內少問引妹來視生年約十三四嬌淚流慧細柳生姿生望見顏色嘖呻  
頓忘精神為之一爽公子便言此兄良友不啻肥也妹子好醫之女乃敏宜居容揄  
長袖就榻診視把握之剛覺芳氣勝於蘭女笑曰宜有是疾心脈動笑然症雖

危可治。但膚現已凝，非伐皮削肉不可。乃脫臂上金劍，安患處。徐按之，劍突  
起寸許，高出劍外。而根際餘腫，盡束在內，不似前如盤湖矣。乃一手啓羅衿，解  
佩刀，刃薄於紙，把劍握刀，輕附根而割。紫血流溢，沾染床席。而貪近嬌姿，不  
惟不覺其苦，且恐速獲，割事偶傍。不久，未幾，割斷腐肉，圍一盪如樹上削下之  
瘻。又呼水來為洗，割處吐紅丸如彈丸者，肉上按令旋轉。才一周，覺熱火蒸騰，再  
一周，習作痒。三周已遍，體清涼，沁入骨髓。如收丸入咽，曰：愈矣。趨步出生，躍起  
走，跡沉痼若失。但懸想容輝，苦不自己。問是廢卷痴坐，無復聊賴。公子已窺  
之，曰：弟為見物色，得一佳偶。問何人，曰：亦弟眷屬，生凝思良久，但云：勿須面壁，吟  
曰：魚鱗滄海難為水，除却出不是雲。公子命其指曰：家君仰慕馮才，常

欲附為昏因但止一少女齒太禪有姨女阿松年十八笑頗不粗陋如不見信松  
姊日涉園亭伺前庭可望見之生如其教果見嬌娜偕麗人來高黛黛蓮  
鉤趾鳳與嬌娜相伯仲也生大悅請公子作伐公子翼日自內出賀曰諾矣乃除別  
院為生成禮是夕鼓吹陞座落漫飛以望中仙人忽同衾帳如疑廣寒宮  
殿未必在雲霄笑合盃之後甚愜心懷一夕公子謂生曰切磋之惠元日可以忘之  
近單公子解訟歸索宅甚急意將棄此而西勢難沒取因而離緒索恠生  
顧送之而去公子勸還御問生難之公子曰勿慮可即送君行無何太公引松娘  
空以黃金百兩贈生公子以左右手與大娘相把握屬閉眸勿視飄然履空但  
覺耳際風鳴久之曰空笑啟目果見故里知公子非人喜扣家門母出非望

又指美嬀方共忻慰及回顧則公子逝也

豈色賢名聲聞遐

爾後生舉進士授延安司李携家之任母以道遠不行松娘舉一男名小  
官生以迂直指罷官望罅不得歸偶獵郊野逢一美少年跨驪駒頻  
瞻顧細視則皇甫公子也攬轡停驂悲喜交宣邀生去至一村樹木濃瓜蔭  
翳天日入其家則金盃浮釘宛然世族問妹子則嫁岳母已止深相感悼經宿  
別去偕妻同返嬌娜亦至抱生于掇提而弄曰姊之亂吾種矣生拜謝暑德  
笑曰姊夫貴矣則口已合未忘痛耶妹夫吳郎亦來謁拜信宿乃去一日公子有  
憂色謂生曰天降凶殃能相救否生不知何事但疑自任公子趨出招一家俱入  
羅拜堂上生大駭亞問公子曰余非人類狐也今有雷霆之劫若肯以身赴難



一門可望生全。若然請抱子而行。元相累生。矢共生死。乃便仗劍于門。囑曰：雷霆  
車轉擊。勿動也。生如所教。果見陰雲晝冥。昏黑如磐。而視窟居。无復開闕。惟見  
高冢崑然。巨穴無底。方錯愕。脚霹靂一聲。擲斫山岳。急而狂風。老樹為拔。生  
目眩耳聾。屹不少動。忽於繁烟黑紫之中。見一鬼物。利喙長爪。自穴攫一人出。  
隨短直上。瞥睹衣履。念似嬌娜。乃急躍離地。以劍擊之。隨手墮落。忽而山崩。  
雷暴裂。生仆。遂斃。少明情。靈嬌娜已能自蘇。見生死於旁。大哭曰：孔郎為  
我而死。我何生矣。松娘亦出。共昇生。婦嬌娜使松娘捧其首。兄以金簪撥其  
齒。自乃撮其頤。以舌度紅丸入。又接吻而呵之。紅丸隨氣入喉。格作响。移時醒。  
然而蘇。見眷口喘前恍如夢寤。于是門團團。為之而喜。生以函壙不可久。

居議同旋里。滿堂父贊，惟嬌娜不樂。生請與吳即俱。又慮翁媪不肯，離勿子。終日議不果。忽吳家一小奴，汗流氣促而至，驚致研詰。則吳即家亦同日遭劫。一門俱沒。嬌娜頓足悲傷，涕不可止。共慰勸之，而同歸之計遂決。生入城，可當數日。遂連夜趨裝，既歸，以閉園寓公子。恒反關之。生及松娘室始發局。生與公子兄妹棋酒談話。若一家。然小宦長成，貌韶秀，有孤喜出游都市，共知為孤兒也。

吳史氏曰：余於孔生，不羨其得艷妻，而羨其得曠友也。觀其容，可以忘飢；聽其聲，可以解頤。得此良友，時一談宴，則色授魂與，尤勝於顛倒。

衣裳笑



僧孽

張姓暴卒隨鬼使去見冥王、稽薄怒鬼使慢提責令送歸張下私說鬼使求觀冥獄鬼導歷九幽刀山劍樹一指點末生一處有一僧孔股穿繩而倒懸之號痛欲絕近視則其兄也張見之驚哀問何罪至此鬼曰是為僧廣募金錢悉供淫賭故罰之欲悅此厄須其自懺張既甦疑兄已死時其兄居興福寺因往探之入門便聞其號痛言入室見禿生收門膿血崩潰挂足壁上宛冥司倒懸狀駭問其故曰挂之稍可不則痛徹心腑張因告以所見僧大駭乃戒葷酒度誦經呪半月尋愈遂為戒僧

吳里氏曰鬼獄渺茫惡人每以自解而不知昭之禍即冥之罰也可勿悞哉

妖術

于公者少任俠喜拳勇力能持高壺作旋風舞崇禎開殿試在都僕疫不起  
患之會市上有善卜者能決人生死將代問之既至未言卜者曰若莫欲問僕病  
乎公駭應之曰病者元害若可危公乃自卜者起卦愕然者曰若三日當死公  
驚詫良久卜者從容曰鄙人有小術報我十金當代禳之公自念生死已定術豈  
能解不應而起欲出卜者曰惜此小費勿悔勿悔愛公者得為公惧勸醫藥以  
哀之公不聽倏忽至三日公端坐旅舍靜以視之終日无恙至夜聞戶挑燈倚劍  
危坐一漏向盡更無死法喜欲就枕忽聞窗隙窸窣有聲急視之一小人荷  
戈入及地則高如人公提劍起急擊之飄忽未中遂遠小復尋窗隙喜欲遁

去公疾斫之應手而倒燭之則紙人已腰斷矣公不敢卧又坐待之踰時一物穿  
窗入怪獰如鬼像及地急擊之斷而為兩皆蠕動恐其復起又連擊之劍  
皆中其聲不啻審視則土傷片々已碎於是移坐窗下目注隙中久之久之聞  
窗外如牛喘有物推窗櫺房壁震搖其勢欲傾公惧覆壓計不如出而闢  
之遂割然悅局奔而出見一巨鬼高與簷齊昏月中見其面黑如煤眼閃爍  
有黃光上元衣下元履手弓而腰矢公方駭鬼則弯笑公以劍撥矢墜公欲  
擊之則又鬪笑公急躍避矢貫于壁戰々有聲鬼怒其拔佩刀揮如風望公  
力劈公操進刀中庭石立斷公出其收剛削鬼中踝鏗然有聲鬼益怒吼如  
雷轉身復到公又伏身入刀落斷公裙公已及脇下猛斫之亦鏗然有聲鬼仆

而僵公亂擊之聲硬如柝燭之則一木偶高大如人弓矢尚纏腰際刺畫猱  
猱劇擊必皆有血出公因秉燭待旦方悟鬼物皆卜人遣之欲致人于死以  
神其術也次日徧告交知與共詣卜所卜人遙見公警不可見或曰此鬻形術也大血  
可破公如言戒備而往卜人又匿如前急以大血沃立處但見卜人頭面皆為大血糝  
糊目灼灼如鬼立乃執付有司而殺之

吳史氏曰嘗謂買卜為一知世之講此道而不與于生死者幾人卜之而與  
猶不卜也且即明之告我以死期之空將復如何況有借人命以神其術者其  
可畏尤甚耶

野狗

于七之亂殺人如麻鄉民李化龍自山中竄歸值大兵宵進恐罹矢岷之禍急  
无所適僵臥于死人之叢詐作尸兵過既盡未敢遠出忽見鬪頭斷臂之尸起  
立如林內一尸斷首猶連肩上口中作語曰野狗子來奈何羣尸參差而應曰奈  
何俄頃蹶然盡倒遂寂無聲李方驚顛欲起有一物來數首人身伏嚙人首徧  
吸其腦李惧匿首尸下物來撥李肩欲得李首李力伏俾不可得物乃推覆  
尸而移之首見李大惧手索腰下得巨石如椀握之物俯身欲齧李驟起大呼  
擊其首中甯物嗥如鷓掩口負痛而奔吐血道上就視之于血中得二齒中  
曲而端銳長四寸餘懷歸以示人皆不知其何物也



峯考廬莊記前身事與先文曾兄為同年嘗歷言之二世為掾紳行多  
六十二歲而沒初見冥王待以御先生禮賜坐飲以茶觀冥王瑛中茶色清澈  
已瑛中濁如醪暗疑迷魂湯得勿此耶乘冥王他顧以案就案角瀉之偽為  
蓋者俄頃稽前生惡錄怒命群鬼捧下罰作馬即有厲鬼繫去行空一家  
門限甚高不可踰方趨趨門鬼力楚之痛甚而蹶自顧則身已在樞下笑但聞  
人曰驪馬生駒矣牡也心甚明了但不能言覺大餒不得已就牝馬求乳逾四五  
年終修偉甚畏撻楚見鞭則懼而逸主人駢必覆幘泥彼彼徐猶不  
甚苦惟奴僕圍人不加羈裝以行而蹶夾擊痛徹心腑於是憎甚三日不  
食遂死空冥司冥王查其罰限未滿責其規避剝其皮革罰為犬意



懊喪不欲行，羣鬼亂撻之，痛極而竄于野。自念不如死，情投絕壁，顛莫能起。自  
顧則身伏甕中，牝犬舐而排字之，乃知身已復生於人世矣。稍長，見便溺亦知穢然  
嗅之而香，但立念不食耳。為犬經年，常念欲死，又恐罪其規避，而主人又豢養，  
不肯戮，乃故嚙主人腕，殺之。冥王鞠狀，怒其狂狗，答數百俾作蛇。囚  
於室，暗不見天，悶甚，緣壁而上穴屋，而出自視，則伏身茂艸，居然蛇矣。遂矢志  
不殘生類，視吞木實，積年餘，母思自盡，不可害人而死，又不可欲求一善死之策  
而未得也。一日臥艸中，聞車過，遽出當路，車馳壓之，斷為兩。冥王訝其速，至因蒲  
伏自剖，冥王以無罪見殺，原之，准其滿限復為人。是為劉公，生而能言文章，  
書史過輒成誦，幸百舉孝廉，每勸人乘馬必厚其障泥，沒夾之刑，勝輒楚也。

異史氏曰：毛角之傳，乃有王公大人在其中，所以慙者王公大人之口。原未必无毛角者，在其中也。故賤者為害如求花而重其樹，貴者為害如已花而培其本。種者可大培，芳可久不慙，且將負垣車受羈，馬與之為馮，不慙且將啗便溺受烹，割與之為犬，又不慙且將披鱗介莖，鶴鶴與之為蛇。

### 狐入瓶

萬村石氏之婦，崇於狐患之而不能遣。扉后有瓶，每闢婦翁來，狐輒遁匿其中。婦窺之，熟暗計而不言。一日，竄入婦室，以絮塞其口，而置於中。燂湯而沸之，瓶熟，狐呼曰：「熱甚，勿惡作劇。」婦不語，號益急。久之，元聲拔塞而驗之，毛一堆血，數點而已。

鬼哭

謝遷之妻官第皆為賊窟王學使七襄之宅盜聚尤衆城破兵入掃蕩群  
醜尸填塹血塗元門而流公入城扛尸滌血而居往之白晝見鬼夜則床下燐飛墻  
角鬼哭一日王生暉迪寄宿公家聞床底小聲連呼暉迪暉迪已而聲漸大曰  
我死得苦因哭滿庭皆哭公聞仗劍而入大言曰汝不識我王學院耶但聞日聲  
嗤笑之以鼻公于是設水陸道場命釋道懺度之夜拋鬼飯則見燐火營  
隨地皆出先是閩人王姓者疾篤昏不知人者數日矣是夕忽欠伸若醒婦以食進  
王曰適主人不知何事施飯於庭我亦隨衆啣飯食已方歸故不飢耳由此鬼  
怪遂絕宣鉞饒鐘鼓燭口瑜伽果有益耶

異史氏曰邪怪之物惟德可以已之當臨城之時王公勢正烜赫聞聲者皆股栗而危且柳榆之想鬼物也知其不令終耶普告天下大人先生出人面猶不可以嚇鬼顧元出鬼面以嚇人也

### 真定女

真定界有孤女方六七歲收養於夫家相居二年夫誘與交而孕腹膨而以為病也告之母曰動否曰動又益異之然以其齒太禪不敢決未幾生男母嘆曰不肖拳母竟生雖兒

### 焦螟

董侍讀囑庵家為狐所擾瓦礫罅石忽如雹落家人相率奔匿待其



聞歌乃敢出操作公患之假作庭孫司馬等移避之而狐擾猶故一日朝中  
待漏適言其異大臣或言關東道士焦真居內城格持勅勒之術頗有效  
公造戶而請之道士朱書符使婦粘壁上狐竟不惧拋擲有加烏公復告道  
士道士怒親詣公家築壇作法俄見一巨狐伏壇下家人受言已久唧恨綦  
深一婢近擊之婢忽仆地氣絕道士曰此物猖獗我尚不能遽服之女子何  
輕犯爾之既而曰可借鞠狐詞亦得孰指呪移時婢忽起長跪道士詰其里  
居婢作狐言我西城產入都者一十八輩道士曰輩數下何容爾輩久居可速  
去狐不答道士擊案怒曰汝欲梗吾令耶再若延法不汝宥狐乃臧怖作  
色頓謹奉教道士又連之婢又仆絕良久始甦俄見白塊四五團哀如赴

附簷際而行次第追逐隨刻俱去由是遂安

葉生

淮陽葉生者失其名字文章詞賦冠絕當時而所如不偶困於名場會  
闕東丁乘鶴來令是邑見其文奇之名與語大悅便即官署受燈火時賜  
錢穀恤其家值科試公游揚於學使遂領冠軍公期望甚切闈後索文讀  
之擊節稱嘆不喜時數限人文章悞命榜既放依然殿羽生嗒喪而歸愧  
負知己形銷骨立痴若木偶公聞名之來而慰之生零涕不已公憐之相期  
考滿入都携與俱北生甚感佩辭而歸杜門不出無何寢疾公遣問不  
絕而服藥百裹殊罔所效公適以忤上官免將解任去函致生其畧云僕



東歸有日所以遲者待足下耳足下朝至則僕夕發矣傳之臥榻生持書  
啜法寄語來便疾革難遂瘡請先發使人返白公不必去徐待之踰數日  
門者忽通葉生至公喜迎而問之生曰以犬馬病勞天子久待萬慮不寧今幸  
可從杖履公乃束裝戒旦抵里命子師事生夙夜與俱公子名再昌時年十  
六尚不能文然絕意凡文統三兩過輒元遺忘居之期歲便能落筆成文益  
之公力遂入邑庠生以生平所擬舉子業悉錄授讀闈中七題並元悅漏中  
亞魁公曰謂生曰君出餘緒遂使孺子處名然黃鐘長棄奈何生曰是始有  
命借福澤為文章吐氣使天下人知半生淪落非戰之罪也願亦足矣且士  
得一人知己可無憾何必他卻白紵乃謂之利市哉公以其久客恐悞歲試勸令

歸省惘然不樂公不必強囑公子空都為之納粟公子又提南宮授部中  
主政携生赴監與共晨夕踰歲生入北闈竟領御荐會公子任南河典務  
因謂生曰此去離貴鄉不遠先生喬跡雲霄錦還為快生亦喜擇言既道  
抵淮陽界命僕馬送生歸見門戶蕭條意甚悲惻返巡空庭中妻携  
簸箕以出見生擲身駭走生凄然曰我今貴矣三四年不覩何遂頓不相識  
妻遙謂曰君死已久何漫言貴所以久淹君柩者以家貧子幼耳今阿大已  
成立行將卜窆安勿作怪異嚇生人生聞之慙然嗟者悵返廬入室見灵柩儼  
然撲地而喊妻驚視之衣冠履溺如脫委焉大慟抱衣悲哭子自塾中  
歸見結紼于門審所自來駭奔告母揮涕告訴又徇詢逆者始得顛末

送者返公子聞之涕墮垂膺即命駕哭諸其室出棠萱喪葬以存孱乳  
又厚遺其子為延師教讀言於學使逾年游洋

異史氏曰魂送知己竟忘死耶聞者疑之余深信焉同心倩女空離枕上之  
魂千里良州猶識夢中之路而況蘭絲蠅迹嘔學士之心肝流水高山通我曹  
之性命者哉嗟呼遇合難期遭逢不偶行踪落落對影長愁傲骨嶙嶙  
搔頭自愛嘆面目之酸澁來鬼物之揶揄頻居席了之中則鬚髮之條々可  
醜一落孫山之外則文章之紙紙皆疵古今痛哭之人不知惟爾顛倒逸羣之物  
伯樂伊誰抱刺于懷三年抵字側身以望四海元家人生世上祇須合眼放步以  
聽造物之低昂而已天下之口口藏陰落如葉生其人者亦漫不少顧安得令感

後來而生死後之也哉嘻

四十一

新成王司馬有主計僕家稱素封忽夢一人奔入曰汝欠四十一今宜還笑問之  
不答徑入內去既醒妻產男知為夙孽遂以四十一樹置一室凡兒衣食病藥皆  
取給焉過三四歲視室中錢僅存七百適乳姥抱兒坐調笑於側因呼之曰四十一  
將盡汝宜行笑言已兒忽顏色感變翻折目張再撫之氣已絕笑乃以餘  
資治葬具而瘞之專可為負欠者戒也昔有老而無子者問諸高僧曰汝不  
欠人者人不欠汝者烏得子蓋生佳兒所以報我之緣生頑兒所以取我之  
債生者勿喜死者勿悲也



成仙

文登周生與成生少共筆硯。遂一語提綱訂為杵臼之交。而成貧。故終歲常依周。以齒則周為長。呼周妻以嫂。節序登堂。如一家焉。周子生子。產後暴卒。從聘王氏。成以少故。未嘗請見之也。一日王氏弟來省姊。宴於內寢。成適室。家人通白。周坐命邀之。成不辭去。周移席外舍。追之而還。甫坐。即有人白別業之僕。為邑宰重笞者。先是黃吏部家牧傭牛。蹊周田。以是相詬。牧傭奔告主。捉僕送官。遂被笞責。周詰得其故。大怒曰。黃家牧猪奴。何敢爾。其先世為大父服役。促得志。乃無人耶。氣填吭。憶忿而起。欲往尋黃。成能忍格而止之。曰。強梁連世事世界元元。是白語况今日官宰。半強寇。不操矛弧者耶。周不聽。成諫上再三。空泣下。周乃止。怒終不釋。轉側遂謂



朝廷

即此

字亦

家人曰黃家欺我仇也姑置之已令為朝廷官非勢家官彼有互爭亦須  
 兩造何至如狗之臨噬者我亦呈治其傭視彼將何處分家人惹德更之計  
 遂決其狀赴案裂而擲之周怒語侵案慚喜因速繫之辰後成往訪周  
 始知入城訟理急奔勸止則已在國圖笑鳴足無所為計時獲海寇三名案與  
 黃賂囑之使捏周同黨據詞申黜頂衣榜掠酷慘成入獄目願悽酸謀叩關周  
 曰身繫重刑如鳥在籠雖有弱弟止足供囚飯取成銳身自任是予責也難  
 而不急為用友也此二字中具多少慷慨乃行周弟請之則去已久矣至都元門入控相傳駕將出獵  
 成預隱木市中俄駕過伏舞哀號遂得准驛送而下看部院審奏時限十  
 月餘周已証服論辟院接御批大駭後提躬識黃亦駭謀殺周因賂監者絕

其食飲。來謁胡。苦禁拒之。戊又為赴院。哀聲屈始。蒙提胡業。已飢餓不絕。  
院臺怒。杖殺。臨者黃大怖。納數千金。囑為營悅。以是得蒙寵。題免。辜以  
枉法擬流。周放歸。並肝胆成。自經。訟繫。世情盡灰。招周。偕隱。周弱。少。始。輒  
迂笑之。成雖不言。而意甚決。別后。數日不至。周使探諸其家。人方疑其在  
周所。而无所見。始疑周。心知其異。遣人踪跡之。寺觀壑谷。物色始徧。時以金  
帛。卹其子。又八九年。成忽自至。黃巾整服。山斤。然道貌。周喜。把臂曰。君何往。  
使我尋欲徧。笑曰。孤雲野鶴。棲无定所。別后。幸得頑健。周命置酒。略道門  
澗。欲為變易。道裝。成笑不語。周曰。曷哉。何辜。妻孥。猶欲疑也。成笑曰。不然。  
人將棄予。其何人之能棄。門所棲止。答在。山之上。清宮。既而抵足寢。甚。

成裸伏身上。氣不得息。訝胡何為。殊不合。忽驚而寤。呼成不應。坐而  
之。杳然不知所往。定移時。始覺在成榻。駭曰。昨不醉。何顛倒至此耶。乃呼家  
人。家人火之。儼然成也。周故多貽。以手自捋。則踈元幾。取鏡自照。訝曰。  
成生在此。我何往。已而大悟。知成以幻術招隱。喜欲歸。內弟以其貌異。禁不  
聽前。周亦元以自明。即命僕馬往尋成。數日入勞山。馬行疾。僕不能及。休止  
樹下。見羽客往來甚衆。內一道人目周。因以成胡。道士笑曰。耳其名。笑似在  
上清。言已逕去。周目送之。見一矢之外。又與一人語。亦不數言而去。與言者漸  
空。乃同社生。見周愕曰。數年不悟。人以君學道。名山今尚遊戲人。胡耶。周述其  
異。生驚曰。我適遇之。而以為君也。去無幾時。或嘗不遠。周大異曰。怪哉。何自

已而目覩面而不之識僕尋至急馳之竟無踪北一望無家問進退難以  
自主自念无家可歸遂決意窮追而怪險不復可騎遂以馬付僕歸迤邐  
自往遙見一僮獨坐趨近問程且告以故僮自言為成弟子身代荷衣糧導  
與俱行星飯露宿卓行殊遠三日始望又非世之所謂上清時十月中出花滿  
路不類初冬僮入報客成即遠出始認己形執手入置酒飲談語見晏彩  
境之禽馴人不驚聲如笙簧時來鳴於座上心甚異之然塵俗念切無意留  
為連地下有蒲團二更與並坐至二更后萬慮俱寂忽似瞥然一眈身覺與成  
易位疑之自將領下則于思者如故笑既曙浩然思返成固留之越三日乃曰乞  
寐息早送君行甫交曉聞成呼曰行裝已具矣遂起送之而行殊生



九幾時里居已在望中。成坐候路側。俾自歸。周強之不得。因踞空家。曰

能應。思欲越牆。覺身飄似葉。一躍已過。九踰數重垣。始抵臥室。燈燭皆

內人未寢。農與人語。故床以窺。則妻與一廝僕同杯飲。狀甚狎褻。於是怒

火如焚。計將掩執。又恐孤力難勝。遂潛身脫局而出。奔告成。且乞為助。成慨然

從之。直抵內寢。周舉石槌門。內張皇甚。櫛愈急。內閉益堅。成撥以劍。劃

頓闕。即奔入。僕衝戶而走。成在門外。以劍擊之。斫其肩臂。周執妻拷訊。乃知

被收。持即與僕。私周借劍。決其首。以揚庭樹。門乃從成出。尋金而返。焉

然。忍醒。則身在臥榻。驚而言曰。怪夢家。彦使人。駭。成笑曰。夢者。兄以為真。

真者。乃以為夢。周愕而問之。成出劍示之。賊血猶存。周驚。但欲絕。竊疑成壽



張為幻。成知其意。乃促裝送之。婦在舟。望里門。乃曰。疇昔之夜。倚劍而相待者。非此志。必耶。吾厭見惡濁。請還待君于此。如過。捕不來。予自去。周至家。門戶蕭索。似元居人。還入弟家。弟見兄。双泪遂墮。曰。兄去后。盜殺嫂。剽傷去。酷恨可悼。於今。官捕未獲。周如夢醒。因以情告。戒勿究。弟錯愕。良久。周問其子。乃命老媪。把室。周曰。此襦。裸物。當循所闕。弟好視之。兄欲辭人世矣。遂起。徑出。弟涕泗追挽。笑。行不顧。至野外。見戍。與俱行。遙面顧。曰。忍事最樂。弟欲有言。成淵袖一舉。即不可見。悵立移時。痛哭而返。周弟朴拙。不善治家。人生產。居數年。家益貧。周子漸長。不能延師。因自教讀。一日。早坐。席見案頭有函書。紙封甚固。登題。仲氏啓。審之。為兄迹。開視。則虛无所有。祇見爪甲一枚。長二指許。心

怪之以甲置研上出問家人所自來。並元知者。面視則研石紫。他為黃金。大驚。以試銅鐵皆然。由此大富。以千金賜成氏子。因相傳兩家有點金術云。

### 新郎

江南梅孝廉耦長言其御孫公為德州宰。鞠一奇案。初村人有為子娶婦。新人入門。戚里畢賀。飲至更餘。新郎出見新婦。炫裝趨轉舍。後疑而尾之。宅后有長溪。小橋通之。見新婦渡橋。送去。益疑呼之不應。遂以手招壻。壻急趨之。相去盈尺而卒不可及。行數里入村落。媼止謂壻曰。若家寂寞。我不惜住。請與即暫。若妻家數日便同歸。省言已抽簪扣扉。輒有女。僮出應門。婦先入。不得已。從之。既入。則岳父母俱在堂上。謂壻曰。我女少嬌慣。

未嘗一刻離懷。一旦去故里心輒戚。今同即來甚慰。係念居數日當送  
兩人歸。乃為除室牀褥備具。遂居之。家中容見新即。久不至。共索之。室  
中惟新婦在。不知婿之所往。由此遐邇訪問。並無耗息。公翁媪零涕謂其  
必死。將半載。婦家悼女無偶。遂請於村人父。欲別醮女。村人父益悲曰。骸骨  
衣裳元可驗。訖何知吾兒。遂為異物。從其奄喪。周歲而嫁。當亦未晚。胡為如  
是。急也。婦父益啣之。訟于庭。孫公怪疑。無所措力。斷令待以三年。存案遣去。  
村人子居女家。人亦大相忻待。每與婦議歸。婦亦諾之。而因循不即行。積年  
餘。中心徘徊。萬慮不安。欲獨歸。而婦固留之。一日合家惶遽。似有急。惟  
公舉身倉卒。謂婿曰。本擬三二日遣夫婦偕歸。不意儀裝未備。四

閉山不得已即先送即還於是送出門旋踵急返周旋言動頗甚  
欲覓途行而視院宇无存但見高冢大驚尋路急歸到家歷言端  
與投官陳訴孫公拘婦父臣諭之送女子歸始合豎焉

### 靈官

朝天觀道士某喜吐納之術有翁假寓觀中適同所好遂為至友居數年  
每至郊祭時輒先旬日而去郊後乃返道士疑而問之翁曰我兩人莫逆可  
以實告我狐也郊期至則諸神清穢我无所容故行遯耳又一年及期而去  
久不復返疑之一日忽空因問其故答曰我幾不復見子矣曩欲遠避心  
頗急視陰溝甚隱遂潛伏卷簾下不意靈官糞除至此瞥為所睹



憤欲加鞭余惧而逃靈官追逐甚急至黃河上瀕將及矣大窘無計  
竄伏涵中神怒其穢始返身去既出臭惡沾染不可浸游人世乃投水自  
濯訖又竄隱穴中幾百日垢濁始淨今來相別無以致祝君亦宜引身  
他去大劫將來此非福地也言已辭去道士依言別徙未幾而有甲申之變

王蘭

利津王蘭暴病死門王霞後劫乃鬼卒之誤勾也責送還生則尸已敗鬼以  
罪謂王曰人而鬼也則苦鬼而仙也則樂苟樂矣何必生王以為然鬼曰此處一  
狐金丹成矣竊其丹吞之則魂不散可以長存但憑所之罔不如是子願  
之否王從之鬼導去入一高第見樓閣渠然而倘無一人有狐在月下仰首



望空際氣一呼有丸自口中出直上入於月中一吸輒復落以口承之則又呼之  
如是不已鬼潛伺其側俟其吐急掇於手付王吞之狐驚感氣相向見二  
人在恐不敢憤恨而去王與鬼別至其家妻子見之咸惧却走王告以故乃  
漸集由此在家寢處如平時其友張姓者聞而省之相見話溫涼因謂張曰我  
與若家夙貧今有術可以致富子能從我遊乎張唯曰我能不藥而醫不  
上而斷我欲現身恐識我者相驚以怪附子而行可乎張又唯曰于是即趨裝  
至山西界富室有女得暴疾眩暈醫前後藥不效窮張造其戶以術  
自炫富翁止此女常珍惜之能醫者願以千金為報張請視之從翁入室見  
女瞑臥啟其衾撫其體女蘇不覺王私告張曰此魂亡也當為覓之張乃告

翁病雖危可救問需何藥供言不須女公子魂離他所業遣神賈之笑約一  
時許王忽來具言已得張乃請翁再入又撫之少頃女欠伸目遠張翁大喜  
撫問女言向戲園中見一少年即挾彈一雀數人牽駿馬從諸其後急欲  
奔避橫被阻止少年以弓授兒教兒彈方雀訶之便携兒馬上累騎而行  
笑曰我樂與子戲勿富也數里入山中我馬上號且罵少年怒推墮路傍欲  
歸无路適有一人空担兒臂疾若馳瞬息到家忽若夢醒翁神之果貽  
千金王復與張誦留二百金作路用餘盡攝去款門而付其子又命以三百餽  
張氏乃復還次日與翁別不見金藏何所益異之厚礼而送之踰數日張  
於却外遇同鄉人賀才飲博不事生產奇貧如丐聞張得異術獲金

元筭因奔尋之王勸薄贈令歸才不改故行旬日湯盍將沒覓張王已  
知之曰才狂悖不可與處只宜賂之使去從禍猶淺踰日才果至強從與俱張曰  
我固知汝復來日事融賭千金何能滿无底實誠改若所為我百金相贈才  
諾之張瀉囊授之才去以百金在索賭益豪益之狹和遊揮洒如土邑中捕  
役疑而執之指於官拷掠酷慘才實告金所自來乃遣歸押才捉張數日  
劊劇斃死于途魂不忘張復往依之因與王會一日聚飲于烟壑才大醉狂呼王  
止之不聽適巡方御史過聞呼搜之獲張以實告御史怒笞而牒於神  
夜夢金甲人告曰查王以闡無辜而死今為鬼仙醫亦仁術不可律以妖魅今  
奉帝命授為清道使賀才和湯已罰竄鉄圍山張某無罪當宥之御

史醒而異之乃釋張治裝旋里囊中存數百里金敬以半送王家王氏子孫以此致富焉

鷹虎神

郡城東嶽廟在南郭大門左右神高又餘俗名鷹虎神爭悍可畏廟中道士任姓每雞鳴輒起焚誦有偷兒預匿廊間伺道士起潛入寢室搜括財物奈室無長物惟於薦底得錢三百納腰中拔闕而出將登千佛山南竄許時方至山下見一巨丈夫自山上來左臂蒼鷹適與相遇近視之面銅青色依稀似廟中所習見者大恐躡伏而斡神詫曰盜錢安往偷兒益惧叩不已神揪令還入廟使傾所溢以跪守之道士課畢回顧駭愕盜歷

自述道士收其錢而置之

王成

王成平原故家子。性最懶。生涯日落。惟剝破屋數間。與妻臥牛衣中。文牘不堪。時感夏燠。村外故有周氏園。塙宇盡傾。惟存一亭。村人多寄宿其中。王亦在焉。既曉。睡者盡去。紅日三竿。王始起。遂也欲歸。見牀際金釵一股。拾視之。鏤有細字。云儀賓所造。王祖為衛府儀賓。家中故物。多此款式。因把釵等。躡款一媪。來尋釵。王雖故負然性。介遂出授之。媪喜極。贊盛德。曰釵真樂何先夫之遺澤也。問夫若伊誰。答云故儀賓王東之也。王驚曰吾祖也。何以相遇。媪亦驚曰汝即王東之孫耶。我乃狐仙。百年前與君祖邂逅。君祖歿。若身



遂隱過此遺穀適入子手。非天數耶。王亦曾聞祖有狐妻。信其言。便邀臨  
顧。媼從之。王呼妻出見。負敗絮。菜色黯焉。媼歎曰。嘻。王東之孫子。乃一貧至  
此哉。又顧敗灶无烟。曰。家計若此。何以聊生。妻因徇述貧狀。嗚咽飲泣。媼以釵  
授媼。使姑質錢市米。三日。外請復相見。王挽留之。媼曰。汝一妻不能自存活。我  
在仰屋而居。復何裨益。遂徑去。王為妻言其故。妻大怖。王謂其義。使姑事  
之。妻諾。踰三日果至。出數金。糶粟麥各石。夜與婦共短榻。媼初具之。然察其  
意。殊拳。遂不之疑。翌日。謂王曰。孫勿惰。宜稼。小生業。坐食焉。可長也。王告  
以無訾。曰。汝祖在時。金帛憑所取。我以世外人。無需是物。故未嘗多取。積花  
粉之金四十兩。至今猶存。久貯亦無所用。可將去。悉以市葛。刻日赴都。可得

微息。王從之。購五十餘端。以歸。媼命趣裝。計六七日。可達燕都。囑曰。宜勤。勿懶。宜急。勿緩。違之一日。悔之已晚。王敬諾。囊負就路。中途遇雨。衣履浸濡。王生平未歷風霜。委頓不堪。因暫休旅舍。不意淫。微暮。密雨如繩。過宿。溼益甚。見往來行人。踐淖沒胫。心畏苦之。待至停午。始漸燥。而陰雲復合。雨又大作。信宿乃行。將近京。傳聞葛價翔貴。心竊喜。入都。解裝。客店主人深惜其晚。先是南道初通。葛至絕少。日勤有購。致甚急。價頓昂。較常可三倍。前一日方購足。後來者遂皆失望。主人以故告王。鬱不得志。越日。葛至愈多。價益下。王以元利不肯售。遲十餘日。計食耗煩多。倍益憂悶。主人勸令賤鬻。改而他圖。從之。虧費十餘兩。甚悅。云。早起將

作婦計。啓視囊中。則金已矣。驚告主人。主人無所為計。或勸嗎官責主人。償。王嘆曰。此我數也。于主人何尤。主人聞而德之。贈金五兩。慰之。使婦自念。无以見祖母。蹀躞內外。進退維谷。適見鬪竊者。一睹輒數千。每布一竊。恒百錢不止。意忽動。計囊中貲。僅足販竊。以商主人。主人亟恣惠之。且約假相寓。飲食不取其直。王喜。遂行。購竊盈僦。復入都。主人喜。賀其速售。室夜大雨。徹曙。天明。澍水如河。淋零猶未休也。居以待晴。連綿數日。更元休止。起視籠中。竊漸死。王大惧。不知計之所出。越日。死愈多。僅餘數頭。併一籠飼之。經宿。往窺。則一竊僅存。因告主人。不覺涕墮。主人亦為扼腕。王自度金盡。因歸。但欲覓死。主人勸慰之。共往視竊。曰。審諦之。曰。此似英物。諸竊之死。未

作某  
要

必非此之闕殺之也。君暇亦無所事，請祀之。如其良也，賭亦可以謀生。王其  
敬既馴，主人令持向街頭賭酒食，竊健甚，輒贏。主人喜，以金授王，使復與  
子弟決賭。三戰三勝，半年許積二十金。心益慰，視竊如命。先是，大親王好  
竊，每值上元輒放民間把竊者，人即相角。主人謂王曰：「今大富可立致，所  
不可知者在子之命矣。」因告以故，尊與俱往。屬曰：「悅敗則喪氣，氣出耳。倘有萬  
分一竊，則勝。王必欲市之。君勿應，如固強之。惟予首是瞻。」待首肯而後應  
之。王曰：「諾。」空印則竊人肩摩于墀下。頃之，王出御殿，左右宣言有顧闕者  
上。即有一人把竊趨而進。王命放竊，客亦放。略一騰蹕，客竊已敗。王大笑，俄  
頃登而敗者數人。主人曰：「可笑。」相將俱登。王相之曰：「情有怒脈，此健羽也。不可。」



輕敵。命取錢。錄者當之一。丹騰躍而竊。鑿其更。其良。丹易再敗。王急命取宮中玉。竊片時。把出。素羽如踏。神駿不亢。王成喜。膝跪而求。辭曰。大王之竊。神物也。恐傷吾禽。喪吾業。笑。王笑曰。彼之脫。闕而死。當厚爾償。成乃從之。玉。竊。直奔之。而玉。竊。方果。則伏。如怒。雞。以待之。玉。竊。健。啄。則起。如翔。鶴。以擊之。進退。頡頏。相持。約一伏時。玉。竊。漸懈。而其怒。益烈。其。脚。益急。未。安。雷。毛。摧。落。垂。翅。而。逃。觀者。千人。固不。嘆。羨。王乃。索取。而。親。祀。之。自。錄。空。爪。審。周。一。過。問。成。曰。竊。可。償。否。答。云。小。人。无。恒。產。與。相。依。為。命。不。願。售。也。王。曰。賜。而。重。直。中。人。之。產。可。致。願。願。之。乎。成。俛。思。良。久。曰。本。不。樂。置。願。大。王。既。愛。好。之。苟。使。小。人。得。衣。食。業。又。何。求。王。請。直。答。以。千。金。王。笑。曰。痴。男。子。且。何。珍。寶。而。千。金。直。



也。成曰：大王不以為寶，臣以為連城之璧，不過也。王曰：如何？曰：小人把向市廛，日得數金，易升斗粟。一家十餘食，指無凍餒憂。是何寶如之？王言：予不相虧，便與二百金。成搖首，又增百數。成目視主人，主人色不動。乃曰：承大王命，請賦百價。王曰：休矣。誰肯以九百易一羈者？成囊羈欲行。王呼曰：羈人來，羈人來，實給六百。肯則售，否則已耳。成又目主人，主人仍自若。成心頗盈溢，惟恐失時，可以此數售。心實快，但交而不成，則獲戾滋大。無已，即如王命。王喜，即秤付之。成囊金非賜而出。主人對曰：我言如何？子乃急自鬻也。再少靳之，八百金在掌中矣。成歸，櫛金案，請主人自取之。主人不受。又固讓之，乃盤計飯直而受之。王治裝，歸至家，歷述所為。出金相悉，同相慶。媪命治良田三百畝，起屋作器。后然。

世家。嫗早起使成。日耕婦。督織。補情。輒訶之。夫嬾相安。不敢有怨詞。過三年。家益富。嫗辭欲去。夫妻共挽之。至泣下。嫗亦遂止。旭旦候之。已杳矣。

異史氏曰。富皆得於勤。此獨得于惰。亦創闢也。不知一貧徹骨。而室性不移。此天所以始棄之。而終憐之也。懶中豈果有富貴乎哉。

### 青鳳

太原耿氏。故大家第宅。弘闊後。凌夷樓舍。連亘半曠。廢之。因生怪異。堂門。輒自開掩。家人恒中夜。駭譙。耿患之。移居別墅。留老翁門焉。由此荒落益甚。或聞笑語歌。鼓聲。耿有從子去病。狂放不羈。囑翁有所聞。見奔告之。室。夜見樓上燈光。以杖走報生。欲入視。其異止之。不聽。門戶素所習識。

竟憐其言遂曲折而入登樓殊无少異。穿樓而過聞人語切潛窺之。見巨燭  
双燒其明如晝。一叟儒冠南面坐。一媪相對俱年四十餘。東向一少年可二十許。  
右一女郎。裁及笄耳。酒釵滿案。團坐笑語。生突入笑呼曰。有不速之客一人來。  
羣驚奔匿。獨叟出叱問誰何。入人閨。生曰。丹我家閨。君占之。肯酒自飲。不  
一邀主人。亦乃太恪。叟審涕曰。非主人也。生曰。我狂生。耿去病。主人之送于耳。叟  
致敬曰。久仰。山斗。乃揖生入。便呼家人易饌。生止之。叟乃酌客。生曰。吾輩通家。座  
客無痛見。避還。祈招飲。叟呼孝兒。俄少年自外入。叟曰。此叔兒也。揖而坐。略審  
門。叟自言。義君姓胡。生素豪。談議風生。孝兒亦儔儻。傾吐相雅。相愛  
悅。生二十一。長。孝兒二歲。因弟之。叟曰。胡君祖纂塗山。外傳知之乎。答知之。叟

曰我塗山氏之苗裔也。唐以後譜系猶能憶之。五代而上無傳焉。幸公子一  
岳教也。生畧述塗山女佐禹之功。粉飾多詞。妙借泉湧。雙大喜謂子曰。今幸得  
聞所未聞。公子亦非他人。可請阿母及青鳳來共聽之。亦令知我祖德也。孝兒  
入幃中。少時媼偕女郎出。審顧之。弱態生嬌。秋波流慧。人問無其處也。更指  
婦云。此為老荆。又指女郎。即此青鳳。鄙人之猶女也。願惠所聞。見輒記不忘。故喚  
令聽之。生談竟而飲。瞻顧女郎。停涕不轉。女覺之。輒悅其首。生隱囁蓮  
腳。女急啟足。亦元愠。怒生神志飛揚。不能自主。柏窠曰。得婦如此。南面王不易  
也。媼見生漸醉。益狂。與女俱起。遂寔幃云。生失望。乃辭叟出。而心誓。誓不  
能忘情於青鳳也。字及復往。則闌麝猶芳。而凝待終宵。寂无聲歎。婦

與妻謀欲携家而居之。真得一遇。妻不從。生乃自往。讀於樓下。俄方倦。几一  
鬼披髮入。面黑如漆。張目視生。笑。染指研墨。自塗灼。然相與對視。鬼漸  
而去。次及更既深。拭燭欲寢。聞樓后發局。牀之牀。嗔。急起。窺視。則扉半啟。  
俄聞履聲。細碎。有燭光自房中出。視之。則青面鬼也。驟見生。駭而却。退。遂聞雙  
扉。生長跪而致詞。曰。小生不避陰惡。實以卿故。幸元他人。得一握手。為笑。死不  
憾耳。又還語曰。慘。浮情。妾豈不知。但州閭訓嚴。不敢奉命。生固哀之云。  
亦不敢望肌膚之親。但一見顏。色。足矣。女似肯可。啟牀出。捉之。臂而曳之。生  
狂喜。相將入樓下。擁而加諸膝。女曰。業有夙分。過此一夕。即相思無用矣。問  
何故。曰。阿州畏君狂。故化厲鬼以相嚇。而君不動也。今已卜居他所。一家皆



移什物赴新居而妻留字明日即發笈言已欲去云恐灶婦生強止之欲與  
為懷方持論師叟掩入女羞惧无以自容俛首倚床拭帶不語叟怒以賤  
婢辱吾門戶不速去數捷且送其後女低頭急去叟亦出尾而聽之訶語  
萬端斷青鳳嚶嚶泣生心喜如割大聲曰罪在小生於青鳳何與倘宥鳳  
也乃歸厨厨小生領身受之良久寤然生乃歸寢自此第內絕不漫言息矣  
生灶闌而奇願售以居不較直生喜携家口而遷焉居逾年其適而未嘗  
洎更忘鳳也會清明上墓婦見小狐二為犬逼逐其一投荒竄去一則皇  
急道上望見生依哀啼苦羽耳輯首似乞其援生憐之啟裳衿提抱  
以歸閉門置牀上則青鳳也大喜慰問女曰適與婢子戲遂此大厄悅非

即君必甚大慢。望無以非類見憎。生曰。切哀思繫於魂夢。見卿如獲異寶。何憚之云。女曰。此天數也。不因願復。何得相送。然幸矣。婢子必以妾為已死。可與君堅水約耳。生喜。乃舍之。積二年餘。生方伎讀。孝兒忽入生。輟讀。訝詰所來。孝兒伏地愴然曰。家君有橫難。非君莫拯。將自詣懇。恐不見納。故以某來。阿何事。曰。公子識莫三郎否。曰。吾年家子也。孝兒曰。明日將過。倘携有獵狐。望君之留之也。生曰。樓下之笛歌。在念他事。不敢預聞。必欲僕効得薄。非青鳳來不可。孝兒零涕曰。鳳妹已野死三年矣。生拂衣曰。既爾則恨滋深耳。執卷高吟。殊不顧瞻。孝兒起。哭失聲。掩面而去。生如青鳳所。告以故。女失色曰。果救之否。曰。救則救之。適不之諾者。亦聊以報前橫耳。女乃喜曰。

吾少孤依叔成立昔雖獲罪乃家範應爾。生曰誠然但使人不能無介耳。  
卿果死定不相接。女笑曰恐哉。次日莫三郎果至。鑿齋虎。張僕從甚赫。生  
門逆之。見獲禽甚多。中一黑狐。血殷毛革。撫之皮肉猶溫。便托裘敝乞。得綴  
補。莫慨然解脫。生即付青鳳。乃與客飲。客既去。女抱狐於懷。三日而甦。展  
轉復化為叟。舉目見鳳。疑非人間。女歷言其情。叟乃下拜。慚謝。前愆喜願  
。昔我固謂汝不死。今果然矣。女謂生曰。君如念妾。還乞以樓宅相假。便妾得  
以申返哺之私。生諾之。叟赧然謝別而去。八皮果舉家采。與如家人父子。無  
漫猜忌矣。生處君。存兒時共談。誕生嫡。出于漸長。遂便傳之。蓋循善  
教。有師範焉。

太原王生早行。過一女。即抱襖獨奔。甚艱於步。急走趨之。乃二八姝麗。心相  
愛樂。阿何夙夜踴躍。而獨女曰。行道之人。不能解愁憂。何勞相問。生曰。卿何愁  
憂。或可効力。不辭也。女憇然曰。父母貧。略鬻妾。未時。嫡妬甚。朝罵而夕楚辱  
之。所弗堪也。將遠道耳。阿何之曰。在亡之人。烏有定所。生言。敝戶不遠。即煩枉  
顧。女喜從之。生代携禮物。導與同歸。女願室無人。阿何無家口。答云。嚴耳。  
女曰。此所良佳。如憐妾而活之。自秘密勿洩。生諾之。乃與寢合。便匿密室。過數  
日。而人不知也。生微告妻。陳疑為大家媵妾。勸遣之。生不聽。偶適市。遇一道  
士。願生而愕。阿何所遇。答言無之。道士曰。君身和氣。縈繞何言。無。生又力曰。



道士乃言。惑哉。世固有死將臨而不悟者。生以其言異。頗疑女將思。因  
人何至為妖。喜道士借履。讓以獵食者。無何至齋門。內杜。不半心。  
作乃踰墮垣。則空門亦跡。而窺之。見一獒鬼。面翠色。齒嶮如。如  
人皮於榻上。執米筆而繪之。已而擲筆。舉皮如振衣狀。披於身。遂化爲  
子。睹此狀大懼。歛伏而出。急追道士。不知所往。徧跡之。遇于野。長跪乞。  
請遣除之。此物亦良苦。甬能覓代者。予亦不忍傷其生。乃以短拂授。令  
寢門。臨別。約會於青帝廟。生婦不敢入齋。乃寢內室。懸拂焉。一更許。聞外  
有聲。自不敢窺也。便妻窺之。但見女子采。望拂子不敢進。立而切齒。良久乃去。  
時復米罵曰。道士嚇我。終不然。寧入口而噬之耶。取拂碎之。壞寢門而入。經



牀裂生慢樹生心而去妻號婢入燭之生已死。血狼籍。陳駭涕不敢言。明日  
便弟二即奔告道士。道士怒曰。我同憐之鬼子。乃敢瀆。即從生弟來。女子已失  
所在。既而仰首四望曰。茅廬未遠。則南院誰家。二即曰。小生所舍也。道士曰。現在君  
所。二即愕然。以為未有。道士曰。曾否。月不識者一人來。答曰。僕早赴青帝廟。  
良不知當歸。問之。去少頃而返。曰。果有之。晨則一媪來。欲傭為僕家。搽作室人  
止之。尚在也。道士曰。即是物矣。遂與俱往。仗木劍立庭心。呼曰。孽魅。償我拂子。  
來。媪在室。惶遽无色。出門欲遁。道士逐擊之。媪仆。人皮剝然而脫。化為厲鬼。  
卧。嗥如猪。道士以木劍擊其首。身變作濃烟。匝地作堆。道士出一葫蘆。拔其  
塞。置烟中。颯然如口吸氣。瞬息烟盡。道士塞口入囊。衣共視人。及眉目。手足

無不尙具。道士卷之。如捲畫軸。聲亦囊之。乃別欲去。陳氏拜迎于門。問生之法。道士謝不能。陳益悲。伏地不起。道士沉思曰。我術淺。誠不能起死。我指一人或能之。往求必合有效。問何人。曰。市上有瘋者。持以糞土中。誅口而哀之。倘狂辱夫人。夫人勿怒也。二郎亦習知之。乃別道士與嫂俱往。見乞人。頌歌道上。鼻涕三尺。穢不可近。陳膝行而前。乞人笑曰。佳人愛我乎。陳告之故。大笑曰。人盡天也。活之何為。陳固哀之。乃曰。異哉。人死而乞活于我。問摩耶。怒以杖擊陳。忍痛受之。市人漸集如堵。乞人咯痰滿口。把舉向陳。吻曰。食之。陳紅漲於面。有難色。既思。道士之厲遂強。咲烏覺入喉中。硬如團絮。榻而下。停信。問乞人大笑曰。佳人愛我哉。遂起行。已不顧尾。入于廟中。迫而求之。不知所

在前后冥搜殊無端倪。慙悒而歸。既憚天之慘。又悔食滷之重。俛仰哀。但願即死。方欲展血斃尸。家人泣望無敢近者。陳抱尸收殮。且埋且哭。極聲嘶力竭。區區覺高中。怪物突奔而出。不及回首。已落腔中。駭而視之。乃人心也。在腔中突。猶躍。熱氣騰蒸。如烟然。大異之。急以兩手合腔。極力抱擠。少懈。則氣氤氳自縫中出。乃裂縑帛急束之。以手撫尸。漸溫。覆以衾。裊中。夜啟視。有鼻息矣。天明竟活。為言恍惚若夢。但覺慢隱痛耳。視破處。如錢。尋愈。

吳史氏曰。愚哉世人。明之妖也。而以為。夫迷哉。愚人。明之忠也。而以為。妄然。愛人之色。而漁之妻。亦將食人之。齒。而日之笑。天道好還。但愚而迷者。不悟耳。可哀也夫。

賈兒

楚其狐賈於外。獨居。夢與人交。醒而捫之。小丈夫也。察其情。與人異。知為狐。未幾。下床去。門未開而已逝。室入暮。邀庖媪伴焉。有子十歲。素別榻臥。亦招與俱。夜既深。媪兒皆寐。狐復來。婦啼。如夢語。媪覺呼之。狐遂去。自是月忽若有止。望夜不敢息燭。戒子務勿熟。夜陳兒反。媪倚壁少寐。既醒。失婦。意其出遺。久待不至。始疑媪。懼不敢往覓兒。執火徧燭之。至他室。則母裸臥其中。近扶之。亦不省縮。自是逐狂。歌哭叫罵。日萬狀。使厰與人居。另榻寢。兒媪亦遣去。兒每聞母笑語。輒起火之。母反怒訶兒。亦不為意。因共壯兒胆。慙媪。藏元節。日效朽者。以磚石壘窗上。止之不聽。或去其一石。則滾地作嬌啼。人無敢氣解之。

過數日。兩窗盡塞。無少明。已乃合泥塗。磨孔。終日營。不憚其勞。塗已無。所作遂  
把厨刀。剗磨之。見者皆憎。其頑不以人齒。兒宵分。隱刀於懷。以瓢覆燈。伺母  
睡語。急啟燈。柱門聲。喊久之。無異。乃離門揚言。詐作欲搜狀。歟有一物如狸。天  
奔門隙。急擊之。僅斷其尾。約二寸許。濕血猶滴。初挑燈起。母便詬罵。兒若弗  
聞。擊之不中。懊恨而寢。自念雖不即戮。可以幸其不來。及明。視血迹踰垣而去。  
跡之。入何氏園中。空夜果絕。兒竊喜。但母病臥如死。未幾。賣人婦。就榻問訊。首  
曼罵。視若仇。兒以狀對。翁驚。延醫藥之。婦瀉藥。詬罵。潛以藥入湯水。雜飲之。  
數日漸安。父子俱喜。一夜。婦醒。夫始所在。父子又不覓得。于別室。由是復。願不欲  
與天同室。處。向夕。竟奔他室。挽之。罵益甚。翁無策。盡扃他扉。婦奔去。則門自



鬪翁患之。驅襖箇空。殊无少驗。兒薄暮潛入何氏園。伏莽中。將以探狐所在。月初升。乍聞人語。暗撥蓬科。見二人來飲。長鬚奴捧盃。衣老棧笠。語俱細隱。不甚可辨。移時。聞一人曰。明日可取白酒一瓶來。酒之俱去。惟長鬚奴獨留。脫衣卧庭石上。審顧之。四肢皆如人。但尾垂后部。兒欲歸。恐狐覺。遂終夜伏。未明。又聞二人以次復來。嚙入竹叢中。兒乃歸。翁問所往。答宥阿伯家。適後父入市。見帽群挂狐尾。乞翁市之。翁不顧。兒宰父衣嬌聒之。翁不忍過拂。市焉。父買場屋中。兒戲弄其側。乘父他顧。盜錢去沽白酒。寄肆。廊有舅氏城居。素業獵。兒奔其家。舅他出。吟詰母疾。答云。連朝稍可。又以耗于盡。衣怒涕。不解故遣我。乞獵菓。即吟檢櫃出錢許。果付兒。少之吟。欲作湯餅啖兒。觀室無人。自發藥。裹竊。

盈掬而懷之。乃趨告吟俾勿舉火。以待市中。不遑食也。遂徑出隱以藥置酒中。  
遨遊市上。抵暮方歸。火門所在。托在舅家。兒自是。游屢肆脚。一見長鬚人。亦  
雜倚中。兒審之。確陰綴繫之。漸與語。詰其居里。答言北村。亦詢兒。偽云山  
洞長鬚。怪其洞居。兒笑曰。我世居洞府。若回否耶。其人益驚。便語姓氏。兒曰。  
我胡氏子。寧在何處。見君後。而即。願忘之耶。其人熟審之。若信若疑。兒微啓  
下裳。少露其假尾。曰。我輩混跡人中。但此物猶存。為可恨耳。其人問在布欲何  
作。兒曰。父遣我沽。其人亦以沽告。兒問沽未。曰。吾儕多貧。故常竊時多。兒曰。此  
役亦良苦。耽驚憂。其人曰。受主人遣。不得不爾。因問主人伊誰。曰。即曩所見  
西郎兄弟也。一私北郭王氏。一宿東村某翁家。翁家兒大。忠被斷尾。十日始

瘡。今復往笑言已欲別曰勿誤我事。兒曰竊之難。不若沽之易。我先沽寄廊下。敬以相贈。我囊中尚有餘錢。不愁沽也。其人愧元以報。望曰我本同類。何靳此酒。暇時尚當與君痛飲耳。遂與俱去。取酒授之。乃歸。室及母竟安寢。不復奔心。知有異。告父同往驗之。則兩狐斃於亭上。一狐死於杯中。喙津尚有血。出酒瓶猶在。持而搖之。未盡也。父驚問何不早告。曰此物最靈。一洩則彼知之。翁喜曰我兒討狐之陳平也。於是父子荷狐歸。見一狐充尾。刀痕儼然。自是遂安。而嬾瘡殊甚。心漸明了。但益之嗽。區區疾輒數升。尋卒。北郭王氏嬾向崇于狐。至是問之。則狐絕而病亦愈。翁由此奇兒。教之騎射。後貴。至

蛇癖

予御王蒲令之僕呂奉寧性嗜蛇每得小蛇則全吞之如噉葱狀大者以刀寸之斷之始搗以食嚼之鮮血水沾頤且嘗嗅嘗隔牆聞蛇香急奔牆外果得蛇盈尺時元佩刀先噬其頭尾尚蜿蜒于口際

金世成

金世成長山人素不檢忽出家作頭陀類頰喘不潔以為俟犬羊遺穢于前輒伏嗽之自號為佛愚民始異其所為執弟子禮者以千萬計金訶便食矢無敢違者創殿閣所費不貲人咸樂輸之邑令南公惡其怪執而笞之使修聖廟門人競相告曰佛道難爭募救之宮殿旬月而成其金錢之集无

捷於酷吏之追呼也

吳史氏曰予聞金道人，以呼就其名而呼之謂為今世成佛品空喘穢極  
笑習之不足辱罰之適有濟南令公憲法何良也然學宮圯而煇道亦  
士大夫之任用矣

### 董生

董生字遐思青州之西鄙人冬月薄暮展被於榻而熾炭為方將篝燈  
適友人招飲遂扃戶去至友人所座有醫人善太脉索徧診諸客末顧王  
生九思及董余聞人多矣脉之奇无如兩君者貴脉而有賤兆奇脉而有  
促徵此非鄙人所敢知也然而董君實甚其共驚問之曰某至此亦窮於術

多矣  
下有



未敢臆決顧而君自慎之二人初聞甚駭既以為模稜語置不為意半夜  
董歸見齋門虛掩大疑醺中自憶必去時忙促故忘扃鍵入室未遑執火  
先以手入袋中探其溫否後一探入則膩有臥人大愕斂手急火之竟為姝  
麗韶顏稚齒神仙不殊狂喜戲探下體則毛尾修然大惧欲遁女已醒出  
手捉生臂問若何往董益惧戰栗哀求顧仙人憐恕女笑曰何所見而仙我  
董曰我不畏首而畏尾女又笑曰若慢笑尾於何有引董手強使復探則  
禪肉如指尻骨重笑曰何如醉態朦朧不知所見伊何遂証今若此董固喜  
其麗空毋益惑反自咎適然之錯然疑其所來無因女曰君不憶東隣之黃  
髮女子屈指移居者已十年矣爾時我未許君垂髮也董恍然曰卿周氏之

阿瑣耶女曰是矣董曰卿言之我彷彿憶之十年不見遂苗條如此然何遠能來  
女曰妾適痴即四五年翁姑相從逝又不幸為文君利妾一身焚无所依憶孩  
時相識者惟君母故來相見就入門已暮邀飲者適至遂潛隱以行君歸待  
之既久足冰肌粟故借被以自溫耳幸勿見疑董喜解衣共寢意殊自得月  
餘漸羸瘦家人怪問輒言不自知久之面目益支離乃惧復造善脉者診之  
醫曰此妖脉也前日之死徵驗矣疾不可為也董大哭不去醫不得已為之針  
于灸瘡而贈以藥囑曰如有所遇力絕之董亦自危既歸女笑要之怫然曰  
勿漫相糾纏我行且死走不顧女大慙亦怒曰汝尚欲生耶空使董服藥獨  
寢甫交睫夢與女交醒已遺笑益恐移寢于內妻子火守之夢如故窺女

子已矣所在積數日量吐血斗餘而死王九思在齋中見一女子來悅其美而私  
之詰所自曰妾遐思之憐也渠齋與妾言不意為狐惑而死此輩妖氣可畏  
讀書人宜慎相防王益佩之遂相懽行居數日迷罔病瘳忽夢董曰與君好  
者狐也殺我矣又欲殺我友我已訴之冥府洩此幽憤七日之夜當炷香室外  
勿忘却醒而異之謂女曰我病甚恐將妾溝壑或勸勿室也女曰命當壽室亦  
生不壽勿室亦死也坐與調笑王心不能自持又亂之已而悔之而不能絕及暮  
揮香戶上女來板棄之伎又夢董曰來讓其違囑次夜暗囑家人候寢后  
潛炷之女在榻上忽驚曰又置香耶王言不知女急起得香又折搵之入曰誰教  
君為此者王曰或室人憂病信出家作厭禳耳女徬徨不樂家人潛窺香搵又

炷之女忽嘆曰君福澤良厚我悞害遐思而奔子誠我之過我將與彼就質  
於冥會君如不忌夙好勿壞我皮囊也遂巡下榻仆地而死燭之狐也猶恐其  
治遠呼家人剥其革而懸焉王病甚見狐來曰我訴諸法曹法曹謂董君  
見色而動死當其罪但咎我不當惑人追金丹去浸令還生及囊何在曰家  
人不知已脫之矣狐惔然曰余殺人多矣今死已晚恐哉君子恨之而去王  
病幾危半年乃瘥

斲石

新城王欽文太翁家有園人王姓初入勞山學道久之不火食惟啖松子及  
白石徧體生毛既數年念母老歸里漸復火食猶啖石如故向日視之即知石

之日苦酸鹹如啖宇然母死後入山今又十七八年矣

廟鬼

新城諸生王啓後者方伯中宇公象坤曾孫見一婦人入室貌肥黑不揚笑其  
近坐<sup>不</sup>稍意甚褻王拒之不去由此坐卧輒見之而意堅定終不搖婦怒批其  
頰有聲而亦不甚痛<sup>始</sup>以帶懸梁上摔與盜猛王不覺自投梁下引頸作盜  
狀人見其足不履地挺然立空中即亦不能死自是上病顛忽曰彼將與我投河矣  
望河狂奔曳之乃止如此百端日常數作術藥罔効一日忽見有武士宿鎖窗  
怒叱曰朴誠者汝何故擾即執<sup>始</sup>項自櫺中出繞空窗外始不復人形目電炯  
口血赤如盆憶城隍廟門中有泥鬼四絕類其一焉于是病若失



陸判

陵陽朱爾字小羽伏前半性豪放然素饒學伏後半雖為尚未知名一日文社眾飲或戲之

云君有豪名能深夜赴十王殿伏後半自浮左廊判官來眾當醉作送蓋陵陽

有十王殿神鬼皆以木雕妝飾如生東廡有立判綠面赤鬚貌尤犷惡或

夜聞兩廊拷訊聲入者毛骨森豎故眾以此難朱笑起逗去居無何門外

大呼曰我請名判官復師至矣眾皆起俄負判入置几上奉觴酌之三眾睹之慧

緒不安於座仍請負去朱又把酒灌地不曰門生狂率不文惟其狂率不文故納交于陸大宗師諒不為

怪荒舍匪遙合乘興來覓飲幸勿為吟哇乃負之去次日眾果招飲抵暮

半醉而歸興未闌挑燈獨酌忽有人塞門入視之則判官也未起曰意吾

始將死矣。前夕胃瀆。今來加斧鑕。耶判啟濃。鬚微笑曰：非也。此蒙高義相訂。夜偶假。故踐違人之約。朱大悅。牽衣促坐。自起條器。藝火。判曰：天道溫和。可以冷飲。朱如命。置瓶案上。奔告家人。治肴果。妻聞大駭。戒勿出。朱不聽。立俟。治具以出。易琰交酬。始詢姓氏。曰：我陸姓。无名字。與談古典。應答如响。阿知制菟。曰：妍媸亦頗辨之。陰司誦讀。與陽世略同。陸豪飲。一舉十觥。朱因竟日飲。遂不覺玉山傾頽。伏几醺睡。比醒。則殘燭昏黃。鬼客已去。自是三兩日。輒一來。情益洽。時抵足卧。朱獻宿榻。陸輒紅勒之。都言不佳。一夜朱醉先寢。陸猶自酌。忽醉夢中。覺臍脘微痛。醒而視之。則陸危坐牀前。破腔出腸胃。條心。整理。愕曰：夙無仇怨。何以見殺。陸笑云：勿惧。我為君易。

慧心耳。後容納腸已復合之末。以裹足布束朱腰。作用異。視榻上亦元血  
跡。後胡覺少麻木。見陸置面塊几上。胡之曰。此君心也。作文不快。知君之毛竅  
塞耳。適在冥間。於千萬心中。揀得佳者一枚。為君易之。留此以補腦數。乃起掩  
扉去。天明。解視則劍鋒已合。有從而赤者存焉。自是文思大進。過眼不忘。數  
日。又出文示陸。曰。可笑。但君福薄。不能大顯貴。御科而已。胡何時曰。今歲必  
魁。未幾科試冠軍。秋闈果中。徐元同。社生素柳榆之。及見闈墨。相視而驚。  
細詢始知其異。共求朱先容。願內交陸。諾之。衆大設以待之。更初陸室亦屏  
生動。目炯如電。衆止乎无色。蓋欲目擊。漸引去。朱乃携陸婦。飲院。聽朱  
先易慧心。然後可易。直目然有女弟。欲相煩。不知可否。陸便請命。朱曰。心腸可  
目。前暢代胃受賜。已多。尚有一事。欲相煩。不知可否。陸便請命。朱曰。心腸可

場而目想亦可更山荆予結髮人下體頭亦不絕。但頭面不甚佳麗。尚欲  
煩君刀斧。如何。陸笑曰。諾。容徐圖之。過數日。半夜來叩門。朱急起。延入燭之。見  
襟裹一物。詰之曰。君曩所囑。可艱物也。適得一美人首。敬報君命。朱撥視  
頭血猶濕。陸立促急入。切驚禽犬。朱慮門戶伎局。陸空一手推扉。自闢引  
至臥室。見夫人側身眠。陸以頭授朱。抱之。自于靴中出白刃。如匕首。按夫人項。着  
力如切腐狀。迎刃而解。首落枕畔。急於生懷。取美人頭。合項上。詳審端正。而后  
按捺已。而移枕塞。月然。命朱瘞首。靜所。乃去。朱妻醒。覺頭剛微麻。而頸甲  
錯捩之。得血片。其狀呼婢。及盥。婢見面血狼籍。驚絕。懼之。盆水盪赤。舉  
首則面目全非。又駭極。夫人引鏡自照。錯愕不能自解。朱入告之。因反復細



視則長眉掩鼻。笑取承顏畫中。也解領驗之有紅綫一周。上下句並判  
然而異。先是吳侍御有女甚美。未嫁而喪二夫。故十九猶未醮也。上元遊十  
王殿時。游人甚雜。內有無賴賊。窺而艷之。遂陰訪居里。乘夜梯入穴。寢時  
殺一婢于床下。逼女與淫。女力拒聲喊。賊怒亦殺之。吳夫人微聞鬧聲。呼婢往  
視。見尸駭絕。舉家盡起。停尸堂上。置首項側。一門啼號。紛懣終夜。詰旦  
啟衾。則身在而失其首。徧探侍女。謂所守不恪。致茲大悞。侍御告郡。嚴限  
捕賊。三月而罪人弗得。漸有以朱家換頭之異。問吳公者。吳疑之。遣媪探諸  
其家。八見夫人駭走。以告吳公。視女尸。故存。驚疑無以自決。伺朱以在道。殺  
女往詰。朱曰。室人夢易其首。實不解其何故。謂僕殺之則寃也。吳不信。訟



之收家人鞠之一如朱言。郡守不決，朱歸求計于陸。曰：「不難，當使任女自言。」  
之。吳夜夢女曰：「兒為蘇溪楊大年所賊，無與朱存。庶彼不斃于其妻。」陸判官  
取兒頭與之。楊之是兒身死而頭生也。願勿相仇。醒告夫人。而夢同。乃言于官。  
則之果有楊大年執而械之。遂伏其罪。吳乃詣朱請見夫人。由此為翁婿。乃以  
朱妻首合女尸而葬焉。朱三人禮。皆以場規被放。于是灰心仕進。積三十年一  
夕。陸告曰：「君奇不水矣。則其期對以五。可能相救否？」曰：「惟天所命。人何能私且自謀。」  
易心易面。所得便。建。朱。人觀之。生死一耳。何必生之為樂。死之為悲。朱以為悲。即治衣衾棺槨。既見。盛  
服而沒。翌日。天人方扶柩哭。朱忽再自外至。天人惧。朱曰：「我誠鬼。不異生時。」  
慮爾身。毋孤兒。殊戀耳。天人大慟。涕垂膺。朱依慰解之。天人曰：「古有還魂之

說君既有靈何不再生。朱曰：「元數不可違也。」問在陰司作何務。曰：「陸判存我督案，務授有官爵，亦无所苦。」夫人欲再語。朱曰：「陸公與我同來，可設酒饌。」趨而出。夫人依言營備，但聞室中笑飲，亮氣高聲。宛若生前。半夜窺之，自然已逝。自是三教日輒一來，時而留宿，繼後家中事，就便經紀。子瑋方五歲，來輒捉抱。至七八歲，則燈下教讀。子亦喜。九歲能文。十五入邑序。竟不知元父也。從此來漸疎。日月全無。而己又一夕，乘謂夫人曰：「今與卿永訣矣。州何往？」曰：「承帝命為太華卿，行將遠赴事。」教關又一夕，乘謂夫人曰：「今與卿永訣矣。州何往？」曰：「承帝命為太華卿，行將遠赴事。」

煩途隔故不能來。母子持之哭。曰：「勿爾。」兒已成立。家計尚可存活。豈有百歲不拆

之驚。馮耶。願子曰：「好為人勿墮父業。」十年後一相見。耳徑出門去。於是遂絕。後

瑋二十五舉進士官行人。奉命發西岳道。復華陰。忽有輿從羽葆。馳衝函。薄。許

之審視車中人其父也下馬哭伏道左父停輿曰官聲好我目瞑矣漳伏不起朱  
但輿行父馳不顧去數步回望解佩刀遣人持贈逆語曰佩之當貴漳欲追  
從見輿馬人從飄忽若風瞬息不見痛恨良久抽刀視之製極精工鐫字一行  
曰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漳後官至司馬生五子曰沉曰潛曰洸曰渾  
曰深一夕夢父曰佩刀宜贈渾也從之渾仕為搖憲有政聲

異史氏曰斷鶴續鳧矯作者妄移花接木創始者奇而况加鑿削于肝  
腸施刀雖於頸項者哉陸公者可謂始及最妍骨矣明季至今為歲不  
遠陵陽陸公猶存乎尚有靈焉否也為之執鞭所欣慕焉

嬰寧

王子服嘗之羅石人早孤絕意十四入泮母最愛之尋常不令游郊野聘蕭氏  
未嫁而大故求鳳未就也會上元有夢以子吳生邀同挑塢方室村外舅家有僕  
采拾吳去生見游女如雲來與獨邀有女郎携婢搥梅花一枝容華絕代笑容  
可掬生注目不疑竟忘顧忌女過去數武顧婢曰小兒即目灼似賊遺花地上笑  
語自去生拾花悵然神魂喪失快遂返室家藏花枕底垂頭而睡不語亦不食  
母憂之道且醮禳痛益劇肌革精神日就減醫師診視投劑發表忽有若  
送母撫問所由嘿然不容適吳生來囑密詰之吳室榻前生見之問下吳就  
榻慰解漸致研詰生吐其實且求謀畫吳笑曰君意亦復如此願有何難



遂當代訪之徒步于野必非世家如其未字事固諧矣不然拚以重賂計必允遂  
但得痊瘵成事在我生聞之不覺解頤吳出告母物色女子居里而探訪既窮  
遂元踪緒母大憂元所為計然自吳去后顏頰開食亦畧進數日吳復來生聞  
所謀吳給之曰已得之矣我以為誰何人乃我姑氏女即君姨妹行今尚待聘雖  
內戚有負因之嫌實告之無不諧者生喜溢眉宇問居何里吳說曰西南山中  
去此可三十餘里生又付囑再四吳銳身自任而去生由此飲食漸加日就平復探  
視枕底花雖枯未便彫落凝思把玩如見其人怪吳不至折柬招之吳又忙不  
肯赴名生喜怒悒悒不歡母慮其浸病急為議姻略與商確輒搔首不顧惟日  
盼吳之迄無耗益怨恨之轉思三十里非遙何必仰息他人懷梅袖中負氣自往



而家人不知也伶仃獨步無可問程但望南山行去約三十餘里亂山合沓空翠千巖  
肌穿無人行止有馬道遙望谷底叢花亂樹中隱隱有小里落下山入村見舍  
宇无多皆茅屋而意甚修雅北向一家門前皆綠柳墻內桃李无繁則以修竹  
野為格磔其中意其園亭不敢遽入而顧對戶有巨石滑潔因據坐少憩俄  
聞墻內有女子長呼小榮其聲嬌細方佇聽則一女即由東而西執杏花一朶悅首  
自簪舉頭見生遂不復簪含笑撚花而入審視之即上苑日途中所遇也心驟  
喜但念無以潛進欲呼姨氏顧送无還往惧有訛悞門內無人可問坐卧徘徊自  
朝至于日昃望斷遂忘飢渴時見女子露半面來窺似訝其不去者忽一  
老媪杖杖出顧生曰何處即君聞自辰刻便來以至於今意將何為得勿亂耶生

急起揖之答云將以時親媪聾聵不聞又大言之乃問貴戚何姓生不能答媪笑曰  
奇哉姓名尚自不知何親可探我視即若亦書痴耳不如從我來啖以粗糲家有短  
榻可卧待明朝歸細詢知姓氏再來探訪不晚也生方腹餒思啗又從此漸近鹿  
人大喜從媪入見門內白石砌路夾道紅花片片墜階上曲折而西又啓一闥巨桐花  
架滿庭中肅客入舍粉壁光明如鏡窗外海棠枝朵探入室中裊藉几榻固不潔  
潔甫坐即有人自窗外隱約相窺媪喚小禁可速作悉外有婢子嗽聲而應坐  
次具展言媪曰即君外祖莫姓吳否曰然媪驚曰是吾甥也尊堂我妹子年來  
以家屢貧又無三尺男遂空音問梗塞甥長成如許尚不相識生曰此來即為  
媪也匆遽遂忘姓氏媪曰若身秦姓並無誕育弱息僅存亦為庶產渠母改醮

遣我鞠養願亦不鈍但少教訓嬉不知愁少頃使來拜識未幾婢子具飯雞尾  
盃握媪勸餐已婢來啟媪曰喚寧姑來婢應去良久聞戶外隱有笑聲媪  
又喚曰嬰寧汝姊兄在此戶外啾啾笑不已婢推之以入猶掩其口笑不可遏媪  
曰有客在啾啾是何景象女忍笑而立生揖之媪曰此王即汝姊子一家尚不  
相識可笑人也生問妹子年幾何媪未能解生又言之女復笑不可仰視媪謂生  
曰我言少教誨此可見矣年已十六呆痴裁如嬰兒生曰小子甥一歲曰阿甥已十七  
矣得非庚午屬馬者耶生首應之又問甥負阿誰答云無之曰如甥才貌何十七  
歲猶未聘嬰寧亦無姑家極相匹敵惜有內親之嫌生無語目注嬰寧不遑  
他瞬婢向女小語云目灼賊腔未改女又大笑顧婢曰視碧桃開未遠起以袖

掩口細碎連步而出空門外笑聲始復媪亦起喚婢襖被為生安置曰阿甥來不  
易空留三五日遲送汝歸如嫌幽閑舍後有小園可供消遣有書可讀次日至  
舍后果有園半畝細草鋪毡楊花糝逕有州舍三楹花木四合其所穿花小步  
階樹頭蘇有聲仰視則嬰寧在上見生來狂笑欲墮生曰勿爾墮矣女且下  
且笑不能自上方將及地失手而墮笑乃止生扶之陰撥其腕女笑又作倚樹不  
能行良久乃罷生俟其笑歇乃出袖中花示之女接之曰柘案何留之曰此上元妹  
子所遺故存之問存之何意曰以示相愛不忘也自上元相遇凝思成疾自念化為  
異物不圖得見顏色幸甚憐惻女曰此大細事生戚何所靳借待即行呼園中  
花當喚老奴來折一巨綑負送之生日妹子知耶何便是女曰我非愛花愛樹花

之人耳女曰葭草之情愛何待言生曰我所謂愛非瓜葛之愛乃夫妻之愛女曰有以異乎曰良共枕席耳女俛思良久曰我不慣與生人睡語未已婢潛至生惶恐遁去少時會母所母問何往女答以園中共話媪曰飯熟已久有何長言周遮乃爾女曰大哥欲我共寢言未已生大窘急目瞪之女微笑而止幸媪不聞猶絮絮究詰生急以他詞掩之因小語責女曰適此語不應該耶生曰此背人語女曰背他人豈得背老母且寢處亦常事何諱之生恨其痴無術可以悟之食方竟家中人捉双衛來尋生先是母待生久不歸始疑村中搜覓幾徧竟元踪兆因往詢吳、憶曩言因教於西南山村行覓几歷數村始定於此生適出門適相值便入告媪媪且請偕女同歸媪喜曰我有志匪伊朝夕但殘軀不能遠



涉得甥携妹子去識認阿姨大好呼嬰寧，笑媪曰有何喜笑輒不輟  
若不笑當為全人因怒之以目曰大哥欲同汝去可便裝束又餉家人酒食始  
送之出曰姨家田產豐裕能養冗人到彼且勿歸小學詩禮亦好事翁姑即  
煩阿姨為汝擇一良匹二人遂發空山坳回頭猶依稀見媪倚門北望也抵家  
母睹姝麗驚問為誰生以姨女對母曰前吳郎與兒言者詐也我未有姊  
何以得甥問女曰我非母出父為秦氏沒時兒在襁中不能記憶母曰我一姊  
適秦氏良確然姐識已久那得復存因審詰面龐誌教一符合又疑曰  
是矣然亡已多年何得復存疑慮問吳生空女避入室吳詢得故慙慙久  
之忍曰此女名嬰寧即生然之吳亟稱怪事問所自知吳曰秦家姑去後姑

文鯨居崇於狐病瘡死狐生女名嬰寧徂卧床上家人皆見之姑又歿狐猶  
時來後求天師符粘壁間狐遂携女去將勿此耶彼此疑參但聞室中吃  
皆嬰寧笑聲母曰此女亦太憨生吳請面之母入室女猶濃笑不顧母促令出  
始極力忍笑又而壁移時方出後一展拜翻然遽入放聲大笑滿室婦女為  
之粲然吳請往視其異既便執柯尋空村所戶舍全无山花零落而已吳憶  
姑葬處彷彿不遠然墳壙湮沒莫可辨識詫嘆而返母疑其為鬼入告吳言女  
略无駭意又弔其无家亦殊无悲意孜憨笑而已眾莫之測母令與少女同寢  
止昧爽即來省問操女紅精巧絕倫但善笑禁之亦不可止憨笑處處嬌然狂  
而不損其媚人皆樂之鄰女少嬾爭承迎之母擇吉將為合卺而終恐為鬼物

竊于日中窺之形影殊元少異空日使華妝行新婦礼女笑極不能俯仰遂罷  
生以其態痴恐漏洩房中隱事而女殊密秘不肯道一語每值母憂怒女空  
一笑即解奴婢小過恐遭鞭撻輒求詣母共話罪婢投見恒得免而愛花成癖  
物色徧感黨竊典金釵購佳種教月塔砌藩圃元非花者庭后有木香一架故  
鄰西家女每攀登其上摘供簪玩母時遇見輒訶之女卒不改一日西人子見  
之疑注傾倒女不避而笑西人子謂女意已屬心益甚湯女指牆底笑而下西人子  
謂示約處大悅及昏而往女果在焉就而淫之則陰如錐刺痛徹于心大號而  
語細視非女則一枯木卧墻邊所接乃水淋竅也鄰父聞声急奔研問呻而不  
言妻來始以實告執火燭竅見中有巨蝎如小蟬然翁碎木投殺之負于室家

半使尋卒隣人訟生許發嬰室妖異邑宰素仰生才檢知其篤行士謂鄭  
翁訟誣將杖責之生為乞免遂釋而出母謂女曰憨狂爾豈知過喜而伏憂  
也邑令神明幸不辜累設鵲笑官室必速嬖女質公堂我兒何顏見戚里女  
正色矢不復笑母曰人固不笑但須有時而女由是竟不復笑雖放逗亦終不笑  
然竟日未嘗有戚容一夕對生寒涕異之女哽咽曰曩以相從日淺言之恐致  
駭怪今日察姑及即皆過愛無有異心直告或元妨乎妾本狐產臨去以妾託  
鬼母相依十餘年始有今日妾又無兄弟所恃者惟若若母岑冢齊山阿無人憐而  
合厝之九泉輒為悼恨若倘不惜煩費使地下人消此怨恫庶養女者不恐溺  
棄生諾之然慮墳冢迷於荒艸女但言元慮刻日夫妻輿櫬而往女子荒烟僻



楚中指示墓處果得媼尸膚革猶存女撫哭哀痛昇婦尋秦氏墓合葬焉是  
夜生夢媼來稱謝寤而述之女曰妾以見之囑勿驚即君耳生恨不邀留女曰  
彼鬼也生人多陽氣勝何能久居生問小榮曰是亦狐最黠狐母留以視妾每  
揖餌相哺故德之常不去心昨問母云已嫁之由是歲值寒食天妻登秦墓作  
婦無缺女逾年生一子在懷抱中不畏生人見人輒笑亦大有母風云

異史氏曰觀其孜孜憨笑似全元心肝者而墻下惡作劇其黠孰甚焉生

悽戀鬼母反笑為哭我嬰寧始隱於笑者矣竊問山中有妙名笑笑乎

嗔之則笑不可止房中植此一種則合歡忘憂並無顏色笑若解語花

正堪其作態耳



再拜小倩

寧米臣浙人性燥爽應陽自重每對人言生平無二色適赴金華至北郭解  
裝蘭若寺中殿塔壯麗然遂高没人似絕行踪東西僧舍及扉虛掩惟南一  
小舍扁鍵如新又顧殿東隅修竹拱把階下有巨池野藕已花意甚樂其幽  
杳會學使案臨城舍僧昂恩便留止遂散步以待僧歸日暮有士人來啓南  
扉寧趨為礼且告以意士人曰此間無房主僕亦僑居能日荒落日晚惠教業  
甚寧喜籍常代牀木板作几為久容計是夜月明高潔清光似水二人促膝  
殿廊合展姓字士人自言燕姓字亦霞寧疑為赴試諸生而聽其音聲殊  
不類浙語之自言秦人語甚朴誠既而相對詞竭遂拱別歸寢寧以新居久

不成寐聞舍北鳴。如有家口起伏北壁石窗下微窺之見短牆外一小院落有婦  
可四十餘又一媪衣黝緋揷蓬水白鮫背龍鍾偶語月下媪曰小倩何久不來媪  
云始好空笑婦曰將無向媪有怨言否曰不聞但喜似感媪曰婢子不宜好  
相識言未已有一十七八女子來彷彿艷絕媪笑曰齊地不言又我两个止談道小  
奴婢俏來無跡响幸不嘗着短處又曰小娘子端好是畫中人遮莫老身是  
男子也祇拜魂去女曰媪不相譽更阿誰道好媪人女子又不知何言窸窣其  
鄰人昏口寢不復聽又許時始寂元聲方將睡去覺有人坐寢所急起審顧  
則北院女子也驚問之女笑曰月夜不寐願修燕好窸窣空客曰卿防物議我畏人  
言略一失足庶恥道畏女云夜元知若窸窣又吐之女遂巡若復有詞窸窣叱連去不

然當南舍生知女惧乃退字戶外後返以黃金一錠置褥上窳擲庭墀曰非  
義之物汚吾囊橐女慙出拾金自言曰此僕當是鉄石詰旦有蘭溪生携一僕  
來候試寓於東二相室夜暴亡足心有小孔如錐刺者細有血出俱莫知故徑宿  
僕一死症亦如之尚晚燕生歸窳所質之燕以為魅窳素抗直願不在意窳分女  
子以窳室謂窳曰妾憫人多矣未有剛腸如君者君誠聖賢妾不敢欺倩姓聶  
氏十六大娘葬寺側輒被妖物威脅歷役賤務顛顏向人實非所樂今寺中無  
可殺者恐當以伎文來窳駭求計女曰與燕生同室可免問何不惑燕生曰彼  
奇人也不敢近問迷人者何狎昵我者隱以錐刺其足彼即茫若迷因搥血以  
供妖飲又或以金非金也乃羅刹鬼骨留之能截取人心肝二者凡以投時好耳

寧感謝明戒備之期答以明宵臨別泣曰妾墜玄海求岸不得即若飛乳于  
雲必能再生救苦倘肯囊妾朽骨歸葬安宅不啻再造寧教然諾之因則  
甚矣但記取白楊之上有烏巢者是也言已出門紛然而拭明日恐燕他出早  
詣邀致辰后具酒饌晉意察燕既約同宿辭以性癖耽寧寧不聽強携  
卧具東燕不得已移榻從之囑曰僕知足下又天傾風良切要有微衷難以  
遠白幸勿翻窺篋襪違之兩俱不利寧謹受教既而各寢燕以箱篋置  
窗上就枕移時訕如雷吼寧不能寐近三更許窗外隱有人影俄而  
近窗來窺目光映閃寧惧方欲呼燕忽有物裂篋而出耀若匹練解折窗  
上石櫺颯然一射即遂斂入宛如電滅燕覺而起寧偽睡以覘之燕捧篋檢



徵取一物對月嗅視白光晶瑩長可二寸徑菲葉許已而數重包固仍置破  
篋中自語曰何物老魅真爾大胆致壞篋子遂復卧窹大奇之因起問之且  
以所見告燕曰既相知愛何敢深隱我劍客也若非石樞妖當立斃雖然亦  
傷則所絀何物曰劍也適嗅之有妖氣窹欲觀之慨出相示焚一然一小劍也于  
是益厚重燕明日視窗外有血跡遂出于北見荒墳累累果有白楊烏巢其  
顛迨營謀既就趨裝欲歸燕生設祖帳情義殷渥以破革囊贈窹曰此  
劍袋也寶藏可遠趨窹窹欲授其術曰如君信義我剛直可以為此然若  
猶富貴人非此道中人也窹乃托有妹葬此發掘女骨斂以衣衾僱舟而歸  
窹齋臨野因營墳葬諸齋外祭而祝曰憐卿孤魂葬近蜗居歌哭相聞庶



不見陵於雄鬼一甌漿水飲殊不清昔幸不為媼祝畢而返後有人呼曰後待同  
行回顧則小倩也懽喜謝曰君信義十死不足以報請從婦拜識姑嫜膝御无  
悔審諦之肌煖流霞足剋細字白晝端相嬌艷无絕遂與俱至齋中囑坐少  
待先入白母之愕然時齊妻久病母戒勿言恐所駭驚言次女已翩然入拜伏地  
下窈曰此小倩也母驚顧不遑女謂母曰兒飄然一身遠父母兄弟蒙公子露覆  
澤被髮膚願執箕帚以報高義母負其得約可愛始敢與言曰小娘子惠顧吾  
兒若身喜不可已但生平止此兒用承祧緒不敢令有鬼偶女曰兒實無二心  
泉下人既不見信於老母請以兄事依高堂奉晨昏如何母憐其誠允之即欲  
拜嫂母辭以疾乃止女即入厨下代母戶獲食入房穿榻似熟居者日暮母畏

世之辭使歸寢不為設床褥女窺知母意即竟去過廡欲入却退徘徊戶外似有所惧生呼之女曰室有劍氣畏人向道途之不奉見者良以此故寧培為革囊取懸他室女乃入就燭下坐移時殊不一語久之則反讀香妾少誦楞嚴經今強半遺忘說求一冬夜暇就兄之寧諾又坐嘿然二更向盡不言去寧促之愀然曰異域孤魂殊怯荒墓寧曰廡中别无床寢且兄妹亦宜遠媼女起擲盛而欲啼是信傷而懶步從容出門涉階而沒寧竊憐之歎留宿別榻又懼母喚女朝旦朝母捧匱次盥下堂操作無不曲承母志黃昏告退輒過廡頭就燭誦經覺寧將寢始惺然去先是寧妻病廢母勸不可堪自得女逸甚心德之日漸捨親愛如已出竟忘其為鬼不恐說今去留與同臥

起女初來未嘗食飲半年漸啜稀飯母子皆溺愛之諱言其鬼人亦不之疑也  
無何寧妻亡母陰有納女意然恐于子不利女微窺之來問告母曰居年餘當知  
兒肝鬲為不欲禍行人故從即若來區々無他意止以公子光明磊落為天人  
所欽矚實欲依禳三數年借博封誥以光泉壤母亦知無惡但惧不能延  
宗嗣女曰子女惟天所授即若註福籍有元宗子三不以鬼妻而遂奪也母信之  
與子議寧喜因列筵告戚黨或請覲新婦女慨然華妝出一堂盡貽反不  
疑其鬼疑為仙由是立黨諸內眷咸執贄以賀爭拜識之女善畫以闌梅輒  
以尺幅酬答得者藏什襲以為榮一日俛頭窗下怡悵者失忽聞草屨響何在  
曰以卿畏之故緘置他所曰妾受生氣已久當不復畏空取挂床頭者詰其

喜曰三日來心忪无傳息意金華妖物恨妾遠道恐旦晚尋及也更集携  
革囊來女反復審視曰此劍仙將盛人頭者也弊敗至此不知殺人幾何許妾  
今日視之肌猶粟慄乃懸之次日又命移懸戶上夜對燭坐約窸窣窣有一  
物如飛鳥墮女驚遽夾幙閉窸窣視之物如反叉狀電目血舌眩閃攫擊而前空門  
前却步逡巡久之漸近革囊以爪摘取似將抓裂囊忽格格一响大可合窸窣  
恍惚有鬼物突出半身揪皮叉入聲遂寂然囊亦頓縮如故窸窣詫女亦出大  
喜曰无恙矣共視囊中清水數斗而已後數年窸窣登進士女舉一男納妾後  
又各生一男皆仕進有聲



楊天一言見二鼠出其一為蛇所吞其二瞪目如樹似甚恨怒然遙望不敢前蛇  
果腹蜿蜒入穴方將過半鼠奔來力嚼其尾蛇怒退身出鼠故便捷歛然道  
去蛇追不及而返及入穴鼠又来嚼如前狀蛇入則來蛇出則往如是者久蛇  
出吐死鼠于地上鼠來嗅之啾啾如悼息啣之而去友人張厯反為作義鼠行

### 地震

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戊刻地大震余適容稷下方與表兄李篤之對燭  
飲忽聞有聲如雷自東南來向西北去衆駭異不解其故俄而几案擺簸  
酒杯傾覆屋梁椽柱錯折有聲相觸失色久之方知地震各疾趨出見樓  
閣房舍仆而復起墻傾屋塌之聲與兒啼女號喧如鼎沸人眩暈不能立



坐地上隨地轉側河水傾潑又餘鴨鳴犬吠滿城中踰一時許始稍定視街上  
則男女裸聚競相告語忘其未衣也後聞某處井傾反不可及其家  
樓台南北易向樓霞山裂沂水陷穴廣數畝此真非常之奇變也

有邑人婦夜起溲溺回則狼啣其子婦急與狼爭狼一後頸婦奪兒  
出携抱中狼蹲不去婦大號鄰人奔集狼乃去婦驚定作喜指天畫  
地述狼啣兒狀已奪兒狀良久忽悟一身未着寸縷乃奔此與地震時  
男嬾面忘者同一情狀也人之惶急無謀一何可笑

### 海公子

東海古蹟崑崙有五色耐久花四時不凋而崑崙中古元居人亦罕到之登州張

生好奇喜游獵聞其在勝備酒食自掉扁舟而往至則花繁香聞數  
樹有大空十餘圍者反復留連甚憚所好聞尊自酌恨無同游忽花中一  
麗人來紅裳炫目略無倫比見張笑曰妾自謂興致不凡不圖先有同調張  
驚問何人曰我膠倡也適從海公子來彼尋勝翱翔妾以艱于步履故  
留此耳張方苦寂淨美人大悅招坐共飲女言詞溫婉且湯人神志張愛好之  
恐海公子來不得盡歡因挽與麗女竹之相狎未已忽聞風肅木偃折有  
聲女急推張起曰海公子至矣張束衣愕顧女已失去旋見一大蛇自叢樹  
中出粗于巨筍張惧障身大樹後與蛇不睹蛇近前以身繞人並樹糾纏  
數匝兩臂束縛不可少屈昂其首以舌刺張鼻血下注浣地上成

窪乃俯就飲之張自必死忽憶腰中佩荷囊有毒狐藥因以二指夾出  
破囊堆掌中又側頭自顧其掌令血滴藥上頃刻盈把蛇果就掌吸飲  
未及盡遽伸其体擺尾若霹靂聲觸樹半体崩落蛇卧地如梁而斃笑  
張亦眩莫能起移時方蘇載蛇而歸大病月餘疑女子亦蛇精也

丁前溪

丁前溪諸人富有錢穀游俠好義慕郭解之為人御史行臺按訪之丁  
去至安丘遇雨避身逆旅而日中不止有少年米館穀豐陰既而昏暮止宿其  
家筮豆飼畜給食周至問其姓字少年云主人楊姓我其內姪也主人好文遊  
適他出家惟娘子在貧不能厚客給幸佳話誌問主人何業

元首產惟

日設博場以謀升斗次日雨仍不止供給弗懈空暮對榻東窓頭極寒差丁  
怪之少年曰嘗告客客貧元以飼畜適娘子撤屋上茅耳丁益異之謂其意在  
得直天明付之金不受強付少年持入俄出仍以反客云娘子言我非業此獵  
食者主人在外嘗數日不携一錢客室吾家何遂索償乎丁嘆稽而別囑曰  
我諸城丁其主人歸里告之暇幸見願數年元耗值歲大飢楊困甚無所為計  
妻漫勸詣丁從之至諸通姓名於門者丁茫然不憶申言始憶之跣履而出揖  
客入見其衣弊踵決居之溫室設筵相款罷禮異常明日為製冠服表裡溫  
煖楊義之而內願增憂禍心不能无少望居數日殊不言贈別楊意甚亟告  
丁曰願不敢隱僕采時米不滿升今過蒙推解同樂妻子如何矣丁曰是元煩



慮已代徭紀笑幸舒意少留當助資斧走伾招諸博徒使楊坐而乞頭終夜  
得百金乃送之還場見空人衣履鮮整小婢侍馬驚問之妻言自若去後  
次日即有車後賈送布帛并粟堆積滿屋云是丁客所贈又婢十指為妻  
驅使楊感不自己由此小康不屑舊業矣

異史氏曰多自而好客飲博浮蕩者優為之最異者獨其妻耳受之施而  
不報豈人也哉然一飯之德不忘丁其有焉

### 海大魚

海濱故無山一日忽見峻嶺重疊綿亘數里眾悉駭怪又一日山忽徙化而  
為有相傳海中大魚值清明節則携眷一住非其墓故寒食時多見之



張老相公

張老相公晉人適將嫁女携眷至江南躬而盒妝舟抵金山張先渡江囑  
家人在舟勿燔糧腥蓋江中有鼃怪聞香輒出壞舟吞行人為害已久張去  
家人忘之吳而舟中忽巨浪覆舟妻女皆沒張迴棹悼恨欲死因登金山謁  
寺僧詢鼃之異將以仇鼃僧聞之駭言吾儕日與習近悞為禍殃惟神明奉  
之祈勿怒時斬牲宰投以半體則躍吞而去誰復能相仇哉張聞頓息得計  
便招鐵工起爐山半冶赤鉄重百餘斤審知所常伏處使二三健男子以大  
箱裹投之鼃鼃躍出疾吞而下少時波涌如山頃之浪息則鼃死已浮  
水上矣行旅寺僧並快之建張老相公祠肖像其中以為水神禱之輒應

水莽州

水莽毒草也蔓生似葛花紫類扁豆誤食之立死即為水莽鬼俗傳此鬼不  
得輪迴必再有毒死者始代之以故楚中桃花江一帶此鬼猶多云楚人以同歲  
生者為同年投刺相謂呼庚兄庚弟子佯呼庚伯習俗然也有祝生造其同  
年其中途燥渴思飲俄見道旁一媪張棚施飲趨之媪承迎入棚給奉其殷嗅  
之有異味不類茶茗置不飲出起而出媪急止客便喚三娘可將好茶一杯來  
俄有少女捧茶自棚後出年約十四五姿容艷絕指環臂釧日瑩影生受  
瑣神馳嗅其茶芳烈無倫吸盡再索觀媪出戲捉恍惚指環一枚女頰頰  
微笑生益感略詰門戶女云即暮來妾猶在此也生感指環已別而去至同

年家覺心頭作惡疑茶為患以情告其一駭曰殆矣此水莽鬼也二先君死  
於是三不可救且為奈何生又供出茶葉驗之真水莽草也又出指環無述女  
子情狀其惡想曰此必寇三娘也生以其名確符問何故知曰南村富室寇氏  
女夙有艷名數年前誤食此莽草而死必此為寇或言受魅者若知鬼姓氏求  
其改禱莫服可一捨其急詣寇所實告以情長跪哀懇寇以其將代女死  
故靳不與其急而返以告生亦切齒恨之曰我死必不令彼女脫生某兒送之  
將空家門而卒母號涕泣之遺一子甫周歲妻不能守柏舟節半改醮  
去母留孤自哺劬瘁不堪朝夕悲啼一日方抱兒哭室中生俏然忽入母大駭揮  
涕問之答云兒地下聞母哭甚愴于懷故來奉晨昏耳兒雖死已有家室

即同來分母勞母其勿悲母問兒婦何曰寇氏坐聽兒死兒甚恨之死後欲尋  
三娘而不知其處近遇其庚伯始相指示兒往則三娘已投生在侍即家兒  
馳去強捉之來今為兒婦亦相得願无苦移時門外一女子入華妝艷麗伏  
地拜母生曰此寇三娘也雖非生人母視之情懷甚慰生便遣三娘操作三娘  
雅不習慣然承順殊憐人由此苦攻室遂留不去女請母告諸家生喜勿告而母  
承女意急告之寇家翁媪聞而大駭命車疾至視之果三娘相向哭失聲女勸  
止之媪視生家良貧急甚憂悼女曰人已鬼又何厭負祝即母子情義奉  
兒固已安之矣因問茶媪誰也曰彼倪姓自慚不能惑行人故求兒助之耳今已  
生于鄰城曹漿者之家因顧生曰既婿矣而不拜岳妻復何心生乃投拜女



便入厨下代母執炊供翁媪。視之悽心既歸，即遣兩婢來為之服役。金百斤布帛數十匹，酒馔不時，醜送小阜，祝母笑。媪亦時招媪歸，寧居數日，輒曰：「家中無人，宜早送兒還。」或故稽之，則飄然自歸。翁乃代生起夏屋，營備臻至。然生終未嘗至翁家。一日，村中有中水莽毒者，死而復甦，相傳為異。生曰：「是我活之也。」彼為李九所害，我為之驅其鬼而去之。母曰：「汝何不取人以自代？」兒深恨此等輩，方將為盡驅除之。何屑此為！且兒事母最樂，不願生也。由是中毒者往，具豐饗，禱諸其庭，輒有效。積十餘年，母死，生夫婦亦哀毀，但不對客，惟命兒像麻，踰踊教以禮儀而已。葬母後，又二年餘，為兒娶婦。任侍郎之孫女也。先是任公妾生女，數月而殤。後聞祝生之異，遂命駕其家。



訂翁婿為室是遂以孫女妻其子往來不絕矣一日謂子曰上帝以我有人  
世策為四瀆牧龍君今行矣俄見庭下有四馬駕黃轡車馬四收皆鱗甲  
夫妻俱感裝出同登一輿子及婦皆泣拜瞬息而渺是日寇家見女來拜別  
翁媪亦如生言媪泣挽留女曰祝即先去笑出門遂不復見其子名騶字離  
塵請諸寇翁以三娘骸骨與生合葬焉

### 造畜

魔妹之術不一其道或投美餌給之食之則人迷罔相從而去俗名曰打絮已  
江南謂之扯絮小兒无知輒受其害又有變人為畜者名曰造畜此術江北猶  
少何以南輒有之揚州旅店中有一人牽驢立頭暫繫檐下云我少選即返

垂視勿令飲噉遂去駒暴日中蹄齧殊喧主人云寧著涼飢所見水奔之遂  
從飲之一滾塵化為媚人怪之詰其所由方強而不能答乃匿諸室中既而駒  
主至驅五羊於院中驚問駒之所在主人曳客坐便進餐飲且云客姑飯駒  
即至矣主人出悉飲五羊輾轉皆為童子陰報却遣役捕獲遂械殺之

鳳陽士人

鳳陽一士人負笈遠游。謂其妻曰：半年當歸。十餘日竟無耗。阿妻  
翹盼綦切。一夜僥就枕。紗幮搖動。離思營懷。方反側間。有一鹿人。珠  
鬃綵服。寒子帷而入。笑阿曰：得無欲見郎君子。妻急起。應之。鹿人  
邀與共往。妻憚修阻。鹿人但請勿慮。即挽女子出。逆踏月色。約行一矢  
之遠。覺鹿人行迅速。女子步履艱澁。呼鹿人少待。將歸。看履。鹿人牽  
坐路側。自乃捉足。脫履相假。女喜着之。苦不繫。袖漫起。逆行。健步如  
飛。移時。見士人跨白驃來。見妻大驚。言下駢阿何往。女曰：將以探君。  
腹阿震者。伊誰。女木及答。鹿人掩口笑曰：且勿胡說。娘子奔汲匪易。郎

君星馳之仗牛人。言想當俱宿。妾家不遠。且請早駕。早旦而行。不晚也。願  
數武之外。即有村落。遂同行。入一庭院。麗人促睡婢起供客。曰。今夜月  
色皎然。不必命燭。小臺石榻可坐。士人整寒襜。榻格乃即坐。麗人曰。履天  
不適於鞋。遂中頭累替。否。婦有代步乞賜累也。女拜謝。付之。俄頃設  
酒果。麗人酌曰。高風久矣。圖在今夕。濁醪一觴。敬以為賀。士人亦執琖  
酬報。主客笑言。履為交錯。士人注視麗者。屢以游詞相挑。夫妻乍聚。並  
不寒暄一語。麗人亦美目流情。妖言隱謎。女惟嘿坐。偽為愚者。久之漸  
醺。二人語益狎。又以巨觥勸客。士人以醉辭。勸之益苦。士人笑曰。卿為我  
度一曲。即當飲。麗人不拒。即以牙板撫琵琶而歌。曰。黃昏却得殘妝

翠窗外西風冷透紗櫺。聲一陣。一陣細雨。下何處。與人閒。嗔朱箔。寒  
秋水。不見還來。潛。泪似麻。又是想他。又是恨他。字字拿着。紅繡鞋。兒  
与鬼。卦歌竟。笑曰。此市井里巷之語。不足污君聽。悲。因流俗所尚。姑效  
擧身。音聲靡靡。風度柳絮。士人搖惑。若不自禁。少則。庶人偽醉。離席。士  
人亦起。送之而去。久之不至。婢子之疲。伏睡廊下。女獨坐。塊然無侶。中心  
憤。悲。踟躕自堪。思欲道歸。而夜色微茫。不憶道路。轉轉無以自主。因起  
而覘之。裁近其窗。則聞零雨之聲。隱約可聞。又聽之。則良人與已素  
常。根。裂。之。狀。盡。情。傾。吐。女。室。此。手。頭。心。搖。殆。不。可。過。念。不。如。出。門。窺。溝  
姪。以。死。惜。然。方。行。思。見。弟。三。郎。乘。馬。而。至。遂。便。下。問。女。士。以。告。三。郎。大



怒立與姊同。直入其家。則室門扃。枕上之語猶鳴。一即舉巨石如斗。拋擊。寤。驚。三五碑跡。內大呼曰。即君。腦破矣。奈何。女聞之。愕然。大哭。謂弟曰。我不謀與汝殺。即君。今且若何。三即撲目曰。汝鳴。促我來。南能消此骨中。又護男兒。恐弟見。我不肯與婢子。供指。便返身欲去。女牽衣曰。汝不携我去。將何之。三即揮姊仆地。悅辭而去。女頓驚。寤。始知其夢。越日。士人果歸。乘白驃。女異之。而未言。士人是夜亦夢。所見亦述之。悉符。互相駭怪。既而三即聞姊夫迹歸。亦來省問。語次。謂士人曰。昨宵夢君歸。今果然。亦大異。士人笑曰。某不為巨石所激死。三即愕然。問故。士以夢告。三即大異之。蓋是夜三即亦夢。遇姊泣訴。憤激投石。

也三夢相符但不知麗人何許耳

耿十八

新城耿十八病危篤自知不起謂妻曰永訣在旦晚耳我死後嫁字由  
汝請言所志妻嘿不語耿固問之且云字固佳嫁亦恒情胡言之庸何  
傷行與子訣于字我心慰于嫁我意斷也妻乃慄慄曰家無儻石若在  
猶不給何以能守耿聞之遽握妻臂作恨聲曰悲哉言已而沒手握不  
可開妻號家人空兩人攀指力聲之始開耿不自知其死出門見小車十  
餘兩各十人即以方幅書名字粘車上御人見耿促登車耿視車中已  
有九人並已而十又視新車上已名最後車行咣咣震耳際亦不自知

何往俄空一處聞人言曰此思德地也聞其若疑之又聞御人偶語云今日  
第三人秋又驟及細聽其言悉陰閉事乃自悟曰我豈不作鬼物耶頓  
念家中無母可懸念惟老母憤高妻嫁後缺於奉養念之不覺涕連  
又移時見有臺高可數仞游人甚夥囊頭械足之輩嗚咽而下上聞  
人言為望御臺諸人至此俱踟躕下後悉競登御人或憐之或止之獨  
空秋則促令登之數十級始空顛頂翹首一望則門闕庭院宛在日中  
但內室隱隱如籠烟霧悽惻不自勝而顧一短衣人立肩下即以姓氏問  
秋其以告其人亦自言為東海匠人見秋零涕問何事不了於心秋又  
告之匠人謀與起其臺而遁秋惧莫追匠人固言無妨秋又慮其臺高傾

傾跌匠人但令注已遂先躍臥果注之及地竟無恙喜無覺者視所  
乘車猶在臺下二人各奔數武忽自念名字粘車上恐不免執名之追  
遂反身近車以手指染唾塗去已名始漫奔嗚口全息不敢少停少  
闕入里門匠人送諸其室蓋曙已尸醒然而蘇覺之疲踈渴驟呼  
水家人大駭與之水飲坐石餘乃驟起作得非狀既而出門拱謝方歸  
則僵卧不轉家人以其行異疑非真活然漸覘之殊無他異稍近闕  
始磨之言其本末問出門何故曰別匠人也飲水何多曰初為我飲後乃  
匠人飲也投之湯囊數日而瘡由此瘳薄其妻不復共枕席云

珠兒

常州民李化富有田產年五十餘無子一日女名小惠容質秀美夫  
妻最憐愛之十四歲是病大殂冷落庭幃益少生趣始納婢循年餘  
生一子視如拱壁名之珠兒漸長魁梧可愛慈性絕痴五六歲尚不  
諳辨岑言語甚之流李亦好而不知其惡會有財僧募緣於市輒知  
人聞聞於是相驚以神且云能生死禍福人幾十百千孰名以索無敢違  
者詣李以券百紙李難之給十金不受漸至三十金僧厲言曰必百紙  
缺一文不可李亦怒投金遠去僧忿然而起曰勿悔勿悔無何珠兒心暴  
痛已剝牀席色如土灰李惧將八十金詣僧乞救僧笑曰多金大不易然  
山僧何能為李歸而兒已死李慟甚以狀懇乞索拘僧訊鞫亦罪



恰無情詞答之似雙靴革令搜其身得木人一小棺一旗幟五字怒  
以手臺訣舉示之僧乃惧自投無救字不聽杖殺之李叩謝而歸時  
已暈暮與妻坐床上忽一小兒信儀入室曰阿翁行何疾極力不能得追  
視其容貌當得七八歲李驚方將詰問則見其若隱若現恍惚如煙  
霧宛轉問已登榻坐李推下之隨地無聲曰阿翁何乃爾瞥然落燈  
李俱與妻俱奔兒呼阿父阿母嘔啞不休李入妾室急問其能還  
願兒已在膝下李駭問何為答曰我蘇州人姓屠氏六歲失怙恃不為  
兄嫂所容逐居外祖家偶戲門外為妖僧迷殺桑樹下驅使如僕鬼竟  
閉窮泉不得脱化幸賴阿翁收骨願得為子李曰人鬼殊途何能相

依兒曰但降斗室為兒設牀褥日洗一盃冷漿粥餘都無事李遂之  
兒喜遂獨臥室中屢來出入閤闔如家生聞妻哭子聲阿珠兒死幾日  
笑答以七日曰天嚴寒尸當不腐試發塚啓視如未損壞兒當得活  
李喜與兒去開穴驗之軀殼如故方此惘惘視失兒所在異之昇口婦  
方置榻上目已昏動少頃呼湯已而汗已遂起羣喜珠兒復生又  
加之慧黠便利迥異羣若昔但夜間僵卧甚無氣息共轉側之冥冥  
若死衆大愕謂其浸死天將始若夢醒羣就問之答云昔從妖僧時  
有兒等二人其一名奇子昨追阿父不及蓋在後與奇子作別身今在冥  
間為姜員外作義嗣亦甚優游彼方回來遊兒感適以白鼻驢送兒

婦母因問在陰司見珠兒否曰珠兒已轉生矣渠與阿翁無父子緣不  
過金陵嚴子方來討百十債負耳初李販於金陵欠嚴債僧未償  
而嚴翁死此事人無知者李聞之大駭母問兒見惠姊否兒曰不知再  
去當訪之又二三日謂母曰惠姊在冥中大好嫁得楚江王小郎子珠  
翠滿頭髮一出門便十百作呵殿聲母曰何不一歸寧曰人既死都與  
骨肉無關切倘有人細述前生方豁然動念耳昨託善員外為緣見姊  
姊呼我坐珊瑚牀上與言父母懸念渠都如眠睡兒云姊在時喜笑  
並喜花剪刀刺于爪血浣後于上姊就刺作赤水雲今母猶挂牀頭壁  
願念不去心姊忘之乎姊始悽感云會須白即若婦省阿母問其期

客言不知一謂母姊行且空僕從大繁膏多備掃洒少門弁入室曰姊  
來笑移榻中堂曰姊且憩坐少悲啼諸人悉無所見兒率人焚紙酹  
飯於門外反曰歸從暫令去笑姊言昔日所覆綠錦被曾為燭炬燒  
一點如豆大尚在存母曰在即啓可出之兒曰姊命我陳舊閨中之披且  
小卧謂日再與阿母言東鄰趙氏女故與意為繡閣交是夜忽夢意撲  
頭蓋破來相望言笑如平生且言我今異物父母觀面不啻河山將借妹  
子與家人共話四瀟驚恐皆明方與母言忽仆地悶絕踰刻始醒向母  
曰小意與阿姊別幾年笑頓髮白髮生母歎曰兒病狂耶女拜別即  
出母知其異泛之五臺李所抱母哀啼母驚不知所謂世白兒昨歸願



妾怕未遑一言兒不存中途棄高堂勞以母哀念罪何可

目七

悟乃哭已而問曰聞兒今貴甚慰母心但汝棲身王家何遂能來世

即君與兒極慈好姑舅亦相撫愛頗不謂妬醜重生時好以手反腹心

言次輒作放態神情宛似未幾珠兒奔入曰接姊者空笑

注下曰兒去笑言託漫語移時乃甦後數月李病劇醫藥罔效

曰旦夕恐不救也二鬼坐床頭一執鐵杖子一挽帶床後長四五尺許兒

言夜哀之不去母哭乃備衾衾既暮兒趨入曰雜人媼且避去姊夫

來視阿翁俄頃鼓掌而笑母問之曰我笑二鬼聞姊夫來俱匿牀下如

龜縮又女時望空道寒暄問姊起居既而相手曰二鬼以哀之不去空



此大快乃出室門外却曰如夫去矣三鬼被鎖馬鞍上所以當即無志  
如夫言歸白入王為父母乞百半壽也一家俱喜室反病良已數日尋瘥  
近師教兒讀兒甚喜十八日邑岸猶能言冥間事見里中病者輒指鬼  
崇所在以火焚之往往得瘳後暴病牀膚青紫自言鬼神責其淫露  
由是不復言

小官人

太史某公忘其姓氏晝卧齋中忽有小角簿出自堂階馬大如蛙人細  
於指小儀仗以數十隊一官冠早紗着繡襪乘肩輿紛而出門而去公  
心異之竊疑此即之訛頃見一小人返入舍携一匙已大如拳竟造牀下

白言家主人有不快之儀敬獻太史言已對立即又不陳其物少卿又  
自笑曰太史微物想太史亦當無所用不如即賜小人太史領之欲悉携之  
而去後不復見惜太史中悔不曾詰所自來

### 胡四姐

尚生太山人獨居清齋會值秋夜銀河高耿明月在天徘徊花陰頗存  
遐想忽一女子踰垣來笑曰秀才何思之深生就視容華若仙謔喜擁入  
窮極狎昵自言胡氏名三姐問其居第但笑不言生亦不復置問惟相  
期永好而已自此臨無虛夕一夜與生促膝燈幕生愛之屬盼不轉生笑  
曰孰視妾何為曰我視卿如紅藥碧桃即竟夜視不為厭也三曰妾隨墮

遂蒙青盼如此若見吾家四妹不知如何顛倒生益傾動恨不一  
長跪哀請踰日果偕四姐來平方及弄荷粉露香花烟潤焉然含笑  
媚麗欲絕生狂喜引生三姐與生同笑語四姐惟手引繡帶俛首而已未幾  
三姐起別妹欲逆行生曳之不釋願三姊曰卿一煩一致聲三姐乃笑曰狂  
郎情急矣妹子一為切晉四姐無語姊遂去二人備盡歡好阮西引辟堵  
枕傾吐生平無後隱諱四姐自言為狐生依戀其美亦不之怪四姐因  
言阿姊狠毒業殺三人笑惑之固不覺者妾亦承溺愛不悲見戒止  
常早絕之生俱求所以處回姐曰妾雖依得仙人正法當書一符黏覆門  
可以却之遂書之既曉三姐來見符却退曰婢子負心傾意新即不憶

引線人笑汝兩人合有夙分余亦不相仇但何必爾乃徑去數日四姐  
他適約以隔夜是日生出門眺望山下故有柵林蒼蒼莽中出一少女  
亦頗風韻近謂生曰秀才何必日涉之戀胡家姊妹渠又不許以一錢相  
贈即以一貫授生曰先持婦首良醞我即携小肴饌來與君為雁生懷  
錢歸果如所教少間姐果坐置几上燔雞或斝肩各一卽袖刀子綏切為  
齏醢酒調言惟冷異常繼而滅燭登床狎情甚蕩甚既曙始起方坐床  
頭捉足易為忽聞人聲偵聽已入幃幕則胡姊妹也姐乍睹君望而道  
遣為於床二女並叱曰驢狐何敢與人同寢處追去移時始反四姐怨生  
曰君不長進與驢狐相匹偶不可接近遂悵欲去生惶恐自投情詞哀

懸三姊之秀解免四姐怒相釋由此相好如初一日有陝人騎驢造門曰吾  
尋妖物匪伊朝夕乃今始得之生父以其言異訊所由來曰小人日泛烟  
波遊四方終歲十餘月常八九離桑梓被妖物蠱殺吾弟婦甚悼恨  
誓必尋而殄滅之奔波數千里殊無跡兆今在君家不肖當有從吾  
弟亡者時生與女審邇父母微察之聞客言大惧延入令作法出二瓶列  
地上符呪良久有黑霧四圍分投瓶中客喜曰全家都到矣遂以糶牌  
裹瓶口紙封甚固生父亦喜陞晉客飯生心惻愍近瓶竊視聞四姐在  
瓶中言曰坐視不救若何負心生益感動急啓所封而結不可解四姐又  
曰勿須爾但放倒壇上旗以針刺將作空中即出矣生如其請果見曰



氣一絲自孔中出凌霄而去客出見旗橫地大驚曰道天此必公于所為  
拙瓶倚聽曰幸止之其一此物合不死猶可救乃携瓶別去後生在野曾  
備刈麥遠見四姐坐樹下生近就之執手慰問且曰別後十易春秋今大  
丹已成但思君之念未忘故復一拜問生欲與偕歸女曰妾今非昔比不可  
以塵情染后當復見身言已不知所在又二十年餘生適獨居見四姐自  
升空生喜與語女曰我今名列仙籍本不應再履塵世但感君情故報撒  
瑟之期可早去便分後事亦可悲妾妾當度君為鬼仙亦無害也乃別而  
去空日生果平尚生乃友人李文玉之戚好嘗親見之

祝翁

濟陽祝村有祝翁者年五十餘病卒家人入室理纒忽聞翁呼其意  
厚奔集室覆則見翁已溘逝群喜慰問翁但謂媪曰我適去祈不復  
返行數里轉思拋汝一副老皮骨在兒輩手寒熱仰人亦無復生趣不如  
送我哉故溘歸歆偕爾同行也咸以其新蘇妄語殊未深信翁又言之媪  
云如此亦溘佳但方生如何便得死翁揮之曰是不難家中俗務可速作料  
理媪笑不去翁又促之乃出戶外延數刻而入告之曰處置安妥笑翁命  
速收媪不去翁催益急媪不恐拂其意遂裙妝以出媪女以匿笑翁  
移首於枕手相令卧媪曰子女皆在雙足挺卧是何景象翁搥牀曰死  
有何可笑子女輩見翁溘急共勸媪姑停不意媪如言並枕僵卧

家人又共笑之俄視媪笑亦忍感又漸而笑昨俱合久之無聲儼如  
去衆始近視則膚已冰而鼻無息矣試翁亦慙始共驚惶不思十  
一平翁弟婦備於畢刺史之家言之甚悉

異史氏曰翁其夙有奇行與泉路茫茫去米由翁奇矣且曰頭者  
欲其去則呼令去抑何其暇也人當備儻之時所最不忍訣者牀頭  
之暱人耳尚廣其術則實後分香可以不事矣

### 猪婆龍

猪婆龍居於西江形似龍而短能橫飛常出沿江岸撲食鷺鴨或獵  
得之則食其肉於陳柯此二姓皆反詭之詞世食婆龍而不敢食

也一客自仁者來仁一

口一曰曰并

二言了  
新解

漢書大傳仍舟傾沉

名神奇

一客入口也... 似此神... 以神加... 似此神...

一客神也... 似此神... 似此神... 似此神...

一客神也... 似此神... 似此神... 似此神...

一客神也... 似此神... 似此神... 似此神...

一客神也... 似此神... 似此神... 似此神...

一客神也... 似此神... 似此神... 似此神...